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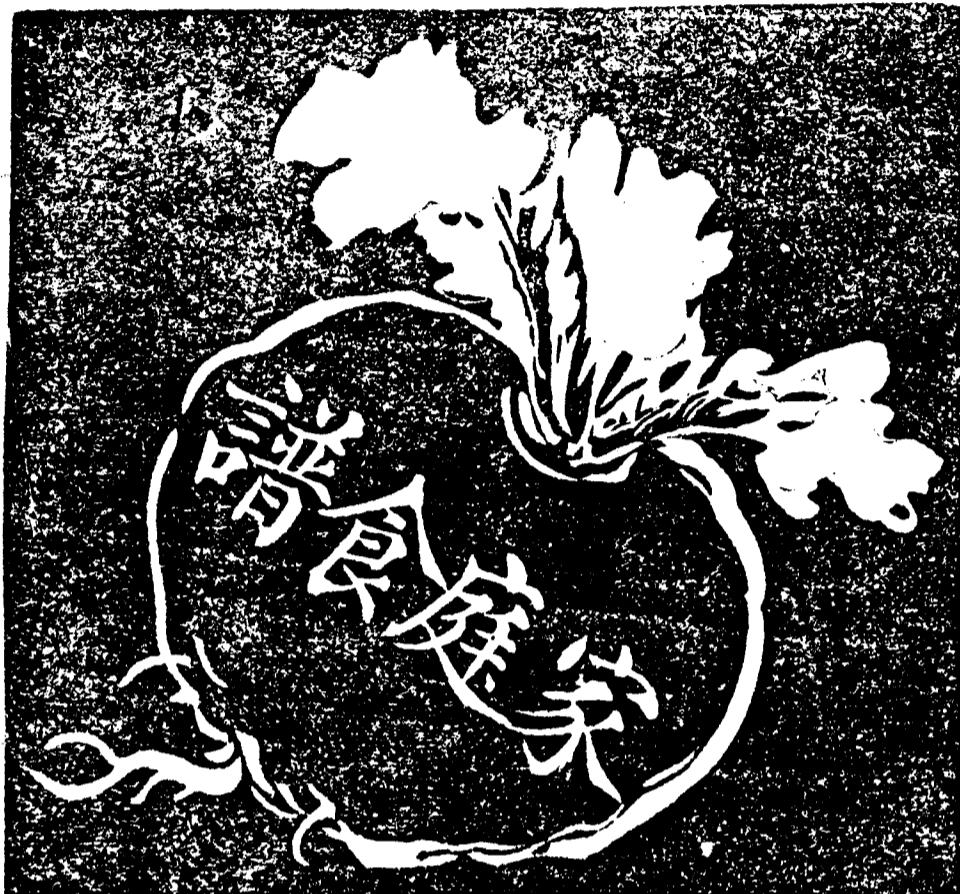
说小篇短大天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中華書局發行

李公耳編著



一冊 洋裝 定價五角

烹飪一斑 一冊 一角

本書所載。凡普通食品之製法。無不完備。全書共分爲十章。

- | | | | |
|-----|-----|-----|-----|
| 第一章 | 點心類 | 第二章 | 葷菜類 |
| 第三章 | 素菜類 | 第四章 | 鹽貨類 |
| 第五章 | 糟貨類 | 第六章 | 醬貨類 |
| 第七章 | 燻貨類 | 第八章 | 糖貨類 |
| 第九章 | 酒類 | 第十章 | 菓類 |

每章之下。分節說明。文字淺顯。用法簡易。不宜手置一編。以爲烹飪之參考。
獨主持家事者所必備。即女校教員學生。亦宜手置一編。

天笑短篇小說目錄

上冊

大好頭顱

大理石像

吾姪麥司之書翰

三十八年

喬奇小傳

加拿大歸客

贈書女

女小說家

天笑短篇小說 目錄

禮物
黑帷

天笑短篇小說上冊

大好頭顱 天笑 敘漢合譯

醫學博士林士葛呼曰異哉此頭乃我生平所不經見之物惜我未能得君此頭也胡列雅愀然曰先生以爲吾頭顱之有價值者則先生儘可得之須知我空有此頭顱實無甚價值耳胡列雅者已屆中年一生爲人書記除繕寫之外一無所能一旦失業困窮莫可名狀頭腦雖巨而聰明未必過人日暮途窮不無絕望窮愁牢落遂生消極之念凡人雇用書記恆喜年少而敏於事者若胡列雅者人俱不敢奉教故胡列雅雖具此大好頭顱實無處覓餬口之所也胡列雅之謁博士也本爲診視小疾而來甫入門門上懸有印度之戰具胡列雅入時掛戰具之繩中斷墜於胡列雅頭上武器絕重且有稜角而胡列雅夷

然如未覺林士葛博士見而大異之。斗萌好奇之念。抑且胡列雅之首骨相凹凸。與常人異。其骨之厚處。當在二寸有奇。以如是怪異之頭顱。宜爲彼醫學博士所注意。林士葛語之曰。噫。君將謂此頭顱無價值乎。以我觀之。此頭顱實爲舉世希珍。君謂我可得之。試問我以何術得之。而君以何種價值始售君頭也。胡列雅聞言大駭愕已。而曰。我頭旣去。則得金亦何用。林士葛曰。君若能割愛。售其頭者。則我可分期交付其價。暫時留君之頸項可也。胡列雅遲疑曰。留我頸項。至於何時乎。林士葛曰。可留至汝不需此頭之時。胡列雅曰。休矣。我頭旣爲君得。則爲君之所有物。而予奪之權。亦自君操之。君一旦欲取我頭時。我又焉能抗。林士葛曰。勿慮。此汝之頭顱。安忍令其與草木同腐。然一入吾手。易無用。爲有用化腐朽爲神奇。至可寶貴。必能於醫學上放一異彩。我於人頭之學研究。有素所得。人頭已不少。所以欲購子之頭者。助我學力之未逮耳。我不忍。

破生人之頭骨故已允君待君不用爾頭之時卽以付我質言之則待君死後方取汝頭也

胡列雅曰將於瀕死之際割取此頭以去乎林士葛曰否當待汝死後也胡列雅曰先生誠寬厚長者林士葛曰我亦自以爲是脫在他人則必不願以己之所。有物留之他人身上至於無期始克取還但我則甚樂爲此汝若以頭售於我儘可享用其天年則於爾實爲最利益之事也胡列雅曰脫先生先我而死者則將如何林士葛曰我不信有此然亦不可不作是想果爾則我當以遺產之法以君頭遺之一友此人亦爲醫界中人我所至信託之友人也君以爲如何

胡列雅曰否第一君之友人亦能如君之寬厚者乎萬一彼據遺產之法欲收管我之頭顱則我必大窘第二君於其遺囑上載有吾頭使官中人知之則彼

必將慎藏此頭或命人保管之以盡其保護遺產之責則我大受其苦累矣林士葛曰無傷我可於遺囑中明言之萬勿慮及此胡列雅曰雖然君視吾頭值幾許者林士葛曰值五百鎊胡列雅曰現金乎林士葛曰否我一時無此鉅款每星期予以五鎊至滿五百鎊爲止第一次當付一月之數且一切醫藥之需要我自任之不更取費胡列雅決然曰可請先以二十鎊予我我當立署名於願書上我此時視二十鎊之數至巨而每星期又有五鎊以濟之當不至飢餓以死也

胡列雅別林士葛出醫室囊中已貯有二十鎊之款良用自慶已又戚戚然自思頭爲人身至要之部分柰何可以輕去之試思生存世上之人而頭非我有寧非世間至可痛事耶夫頭爲一身之主宰既無頭則自主之權完全已失一切動作皆腦司之而我之腦則完全屬於他人我惟有服從他人之指示更尙

有一絲自主權乎。有時又默念醫士何仁慈。竟予我金而不索償。試一探醫生之口吻。則亦無取償之表示。胡列雅始釋然。輒喃喃自語曰。微論如何。終爲好交易。固不費毫釐之本金。而每星期又憑空得五鎊之入款。矧又免我醫藥之費。我此時若病者。固無須更籌治療之費用也。

旣又思彼博士者。非利欲取吾頭之人乎。彼欲取吾頭。而我乃乞其診病。與鬼爲謀。殆欲速其死耳。脫醫生更不能久待者。我將如何。思至此。復往告林士葛。謂醫藥之事。我自爲政。無待博士料理。林士葛曰。若不信。我醫學上之技能乎。胡列雅曰。我深信之。我惟深信之。故而愈不敢勞博士。蓋以君之技能高。則生死人之命。亦至速。且易。君欲取我頭。則何難。速死之。我殊不欲輕易送却也。林士葛曰。頭旣爲我所有。不過暫寄君身。我自有其保護治理之權。若或染有心疾。及肺病。則儘可延他醫。診治。倘頭部有病。則汝當捧至此間。俾我爲汝治。

理之也。

胡列雅曰。吾頭雖屬於君。然究竟在吾頸上。縱非我之所有。然我何嘗敢稍忘。忽以負君之囑託也。林士葛曰。非也。雖暫寄君頸。然究屬於我。則我宜監督爾。爲爾保護之。汝若折其肱。斷其股。不關我事。第勿令一磚一石觸吾頭可耳。汝之責有如爲我管理產業者。當謹慎。將事脫一日。以受傷之故。破汝頭顱。則價值亦消歸無有矣。胡列雅曰。知之。林士葛曰。我固知汝必知之。我常恐汝之頭顱。或有損裂。我當不時查驗之。

光陰飄忽。迅如流水。胡列雅之頭顱貿易。尙無意外之不幸。且謀得小職役。每星期仍續續向林士葛取其頭顱之五鎊價值。每一臨門。無勞啓齒。林士葛卽以五鎊與之。漸亦不耐。則怒詈以洩其忿。一日胡列雅。一日黑腫。林士葛見之。不禁大怒。咆哮曰。若何以不善爲我保管其頭。我必弗能堪此。汝奈何以吾頭。

而冒險與人相毆。汝且爲我思之。脫無幸而有人以屠刀砍吾頭。則我之所期。望者寧不失敗。

一日林士葛遇胡列雅於街上。林士葛遙呼曰。噫可將頭來。途人聞之咸大詫。羣向胡列雅注目不已。胡列雅良覺不安。街中適有木架工人。方據其上操作。胡列雅欲趨越而過。林士葛怒詈之。且曰。汝曹工人戒之。脫有人墮其鐵鎚於此頭上者。我必弗與之干休。又語胡列雅曰。我屢告諒命汝勿以頭冒險。奈何又違吾囑。途人聞之皆圍聚而觀。胡列雅慍曰。爲爾管理此頭令人煩絮不耐。林士葛曰。信乎然則汝何不還其頭於我。我蓋知汝愛惜性命。等於泰山雖盡百次之付款。仍不願死。今世界方靜候吾頭以發明一種科學。此科學固無關於汝。汝之戀戀不舍者。金錢耳。汝旣愛金錢。則當慎管吾頭。否則我將訴汝於官。立取之歸吾有也。

途人聞此咸詫愕不解所謂胡列雅忿極然又不能抗蓋頭既非吾有則附屬於頭之口亦不吾屬萬無以林士葛之口而與林士葛相抗辯之理又見途人向已作怪醜狀大慚面蘿赤如血恨不斗生兩翅向空中飛去爾後胡列雅每遇林士葛於途中必命其前驗其頭無損傷始已途人見之無不詫爲奇事胡列雅每至林士葛前領款時必有他醫生在林士葛必力繩其顱之美更大肆調謔他醫生亦助之爲虐詼諧百出胡列雅更不能堪。

一日爲胡列雅領款之期林士葛之醫室中先有一二醫士在林士葛見胡列雅笑謂二醫生曰何如我固知二君必贊美此希世之物也又謂胡列雅曰密司脫胡列雅趣前容我一驗之胡列雅如命驗已林士葛復以一極厚之磁盆力擊胡列雅之首盆碎而頭無恙林士葛大笑曰吾言固不謬也胡列雅頓足大怒呼曰先生奈何爲此林士葛曰無傷我知此頭至堅厚頭爲吾物我詎不寶

貴之。今之爲此。殆一試其硬度之何如耳。言已。攜胡列雅入一小室。室有爐架。架上。纍纍者皆髑髏。可十餘枚。林士葛曰。是爲吾歷年以來之成績。然曾未有如爾頸上之美者。日後我必以汝頭顱供於正中。以示特別之意。

胡列雅別時。頭腦中滿貯爐架上纍纍髑髏之象。似見己之頭亦巍然處其中者。又似見無數滅絕人道之醫生圍列其旁。口講指畫。覺茲事大可怖人。思久之。徑詣警察署。謁警官而語。以故警官曰。此事我輩無能爲力也。人各自有其頭。則頭固屬於本人所有。然本人既願售之。則是其個人之私事。我輩何能干涉。私人貿易之事。脫有他人暗將汝頭售去。則我輩可出而干涉。否則殊愛莫能助。第照法律論吾輩但可禁其擊破或割取生人之頭耳。胡列雅曰。似此買賣。寧不干犯法紀。警官曰。法律雖未言許可買賣人頭之條。例然亦未有禁止之明文。以吾意忖之。子除設法贖還以外。別無善策矣。胡列雅自思。我何從得

此巨款以贖吾頭。且林士葛博士勢必於本金之外索取子金無已。將此頭轉售於他人。而以所得之金爲贖耶。然而此頭仍爲他人所得。他人之對待吾頭。或且更酷於林士葛。則我何樂而爲此。嗟夫。我頭其終非吾有乎。我若娶婦者。吾婦審知我無頭必大駭怪謂嫁一無頭之夫。此事寧不駭人聽聞。天乎。天乎。我其絕望矣乎。

將及一年。林士葛漸露其恫嚇之意。謂汝不善保吾頭行且設法割取之矣。胡列雅大懼。寢食均不安。惟日夕思救此頭。勿爲所割。顧計又無所出。以今世之人。但知吮人膏血。誰肯發大慈悲。解囊爲胡列雅贖還此頭者。噫。山窮水盡。方疑無路。花明柳暗。又見一村。天外救星直飛。胡列雅之頭上蓋。胡列雅有一遠族之叔。素封也。無妻子。瀕死。憶及胡列雅。遂以其遺產一萬鎊予之。胡列雅樂極而涕如奉恩赦之詔。律師乃問胡列雅曰。子將以此萬鎊作何用乎。胡列雅

曰。第一。先購歸一頭耳。律師不解曰。何物之頭耶。胡列雅曰。人頭也。律師大駭。以爲此人殆癩者更問曰。誰之頭乎。曰。卽我頸上之頭。此頭本爲我有。乃十月前。售之於醫學博士林士葛所得之價。至今尙未收足。我雖有頭。其實無頭也。胡列雅遂以賣頭之歷史告律師。律師大笑曰。有是哉。老夫操此律師業數十年。於茲矣。曾未見有生人而頭不屬己者也。胡列雅曰。雖然。自頸以下。固皆爲我。所有。權特頭則非我所有也。律師曰。頭非君有。然則我今所與言者爲誰。胡列雅曰。暫假他人之口。一應用耳。律師曰。我今知汝非戲言。均爲實事。然我此時不能以款授汝。但能予汝以子金三月後。汝所儲蓄即可贖汝頭矣。惟汝萬勿以賣頭贖頭之事告人。轉爲汝梗。胡列雅曰。諾爾。時胡列雅中心之喜。殆不堪言。三月後。所得果已溢出五百鎊。遂昂然挾款至林士葛許。傲然曰。我今來此贖吾頭矣。林士葛曰。頭不能贖也。胡列雅曰。然則我亦購汝頭。林士葛曰。

我所搜集之頭顱可十四具。汝需此何爲者？胡列雅曰：「非也。我購汝頸上之頭耳。」林士葛笑曰：「吾頭不值錢，且汝非醫家需此何爲？」胡列雅曰：「我取之以爲蹴踘之戲。」林士葛曰：「我之購汝頭將於醫學上有所發明，非無故也。」胡列雅曰：「我知之第爾。自有了一頭，復購他人所有，無端欲戕人之生，亦太忍心害理。然則汝速定一價格，我將贖頭矣。」

林士葛曰：「購時並未言贖，且此頭於醫學上有至大之關係，殊爲無價之寶也。」胡列雅曰：「汝不許贖乎？則我將挾萬鎊之金，遠游海外，蓋遊歷之事，則仗我之腰腳，汝無束縛吾自由之理。汝若與我爲難，我將訴諸官廳，拚此萬鎊之金與汝。一決勝負。我既有金錢，則訟亦當勝。」林士葛曰：「天乎！若汝出遊而溺於海，則此大好頭顱寧不可惜？」胡列雅曰：「匪特頭顱可惜，卽汝所費之五百鎊亦擲諸虛牝而已。故我勸汝趣定一價格，否則我將賃一船遨遊世界，終老於紅塵，不

到之地林士葛曰雖然終令我不能恝然於此頭顧君必欲贖回之我寧不取汝贖價惟乞君於遺囑書明之待身後以其頭贖我可乎胡列雅曰然則竟不取我贖金乎曰然曰與吾以完全自由權乎曰然胡列雅曰然則前日之約可廢也林士葛乃取前約至撕之作片片飛胡列雅曰我當立書一遺囑與汝林士葛以電話召二友至爲證人遺囑既書就林士葛大安稱謝弗遑自此二人遂爲刎頸之交

大理石像

天笑 毅漢合譯

一短小侏儒之紳士人乃呼之曰市長今日爲狀殊狼狽面有疲色其大似猿猴之身軀顫震不已夫市長之職任本至輕微茲時乃覺已身責任之重大實非此瘦削之雙肩所能擔荷者城中數百千居民皆將陷入危境此數百千人之心目似皆專注於市長爾時客室之中尚有一丰姿絕世之女郎安閒自若

了無驚皇之色與彼蹀躞室中之市長相較其狀態乃判若天淵市長呼曰女士聽之女士留此實屬計拙敵軍殘暴女士當已審之矧以君之此屋爲城中至佳美者獸類恆擇肥而噬渠輩一至蹂躪乃無完土必駐兵於尊屋無疑此時渠輩已抵闢里士距此祇兩小時之程途耳吾敢乞女士趣行女子徐徐答曰謝市長市長意謂吾此屋將爲敵軍所據耶市長惶急曰女士卽在今夕耳此屋當爲彼前鋒之軍官所據爲駐宿地馬丹波蓮里弗布乃俯首沉思有頃曰敵軍爲誰短小之市長自捩其肩曰普魯士也馬丹寧不知之天乎其趣離此爲得馬丹有車可作速摒擋行矣波蓮曰謝君吾當立行市長瀕行又回顧曰馬丹其聽取吾之忠告其趣行吾亦不能久留此矣波蓮復謝之市長卽鞠躬而出室中惟餘一美妙女郎矣恨懼之念駢集於波蓮心中憶五年之前波蓮嘗居留德國爲著名之女優常現身於歌臺舞榭聲名噪甚尤以居柏林之

日爲多方。其默然沉吟時。憤恨之念漸長。驚懼之念漸減。舉手按身旁之鈴。一侍女立入。面亦惶急無人色。波蓮曰。閔奈脫爾亦知吾之信重爾與傑克烏士否。閔奈脫曰。主人吾知之。感之已鐫肌骨。波蓮曰。善可告傑克以吾磨托車至可流田畔兩路交點處。爾則收拾吾物與彼同行。待吾於彼一二小時後。吾當卽至。爾告傑克我一抵車中。卽疾駛而去。勿悞。勿悞。閔奈脫曰。諾。惟彼德軍言至此。大震復曰。彼輩將及吾地。此間人皆已逃避。吾懼滋甚。波蓮曰。閔奈脫爾知吾意否。吾所爲種種。殆皆爲吾祖國法蘭西也。汝曹待至夜半而我不至者。則我將永不能來。爾輩自去可耳。我知若二人爲我所信任者。知吾意否。閔奈脫曰。馬丹吾知之矣。言次趨前。脣吻微張似欲求其主人同行者。波蓮正色止之曰。閔奈脫毋作懼怯態。吾之所爲皆爲吾祖國法蘭西也。閔奈脫無奈遂出。暝色漸沉。夕陽西去。室中黯無所見。波蓮一撥電燈機。擬四顧。室中華美奢。

麗之品是皆其平素所至愛者深思若有所得即關電燈機捩之門於抽屜中出翦刀斷電燈之線惟留披恩娜琴臺上之雙燭銀燭光搖物影亦搖曳不定似全室之物皆能自主動蕩躍躍有生氣靜觀少時亦吹而滅之悄然出室外至臥室中舉首見窗外車已直馳而去知彼二人行矣忽於窗上玻片中映現己面之影色白如灰不禁駭然顧猶自喃喃語曰毋懼怯吾蓋爲祖國法蘭西而然也

德軍司令史丁尼男爵四顧室中滋覺暢適自戰事開始後史丁尼終日馳騁疆場督率士卒恒駐止於破屋敗寺中鎗痕火跡令人意索或則蟠處數尺之營帳中或露宿血漬之草地上今乃入此裝飾華麗之廣廈實饒有興趣其部下方於廚中爲其治膳所延之客不久亦且蒞乃安坐椅中爲狀至暇逸是室似爲一女郎所處且可決此女郎爲富麗之家男爵座前爲一桌桌上陳四人

食。具。室。中。燭。光。雖。黯。淡。然。桌。布。仍。潔。淨。無。垢。污。除。此。雪。白。之。桌。布。外。室。中。諸。物。
皆。曖。昧。不。清。徹。男。爵。深。恨。電。燈。之。機。捩。不。靈。已。召。匠。工。修。理。室。中。之。物。又。似。因。
燭。光。之。暗。而。益。形。美。妙。惟。目。眩。神。移。爲。狀。大。似。在。夢。境。室。之。彼。端。懸。一。美。婦。人。
之。像。大。小。與。人。相。等。其。側。則。有。大。理。石。像。數。具。亦。大。如。常。人。更。有。青。銅。製。之。半。
羊。半。人。神。像。躍。躍。見。有。生。機。苟。非。名。匠。如。洛。丁。尼。者。不。能。爲。是。絕。技。也。已。忽。聞。
窗。外。有。鎗。聲。砰。然。男。爵。之。嘉。賓。蒞。止。矣。一。爲。蒲。生。大。將。一。爲。克。恩。大。佐。一。則。某。
隊。之。隊。長。此。數。人。者。數。星。期。來。亦。飽。受。風。霜。困。頓。之。苦。聚。坐。火。次。覺。此。間。安。適。
實。爲。生。平。第。一。遭。遇。顧。皆。饑。腸。轆。轆。深。盼。夜。膳。之。速。集。已。而。食。事。陳。矣。嘉。肴。美。
酒。皆。爲。彼。條。頓。民。族。所。未。經。嘗。此。時。食。之。幾。將。樂。極。而。死。蒲。生。大。將。引。盡。杯。中。
酒。言。曰。若。法。國。軍。人。能。醇。美。如。法。國。之。酒。者。則。必。不。致。有。今。日。之。戰。克。恩。大。佐。
曰。諸。君。試。思。之。吾。等。安。坐。於。波。蓮。之。客。室。酌。波。蓮。之。美。酒。此。種。豔。福。可。以。消。受。

耶。迴憶吾等在柏林時高呼喝采彼女郎之歌藝。至今思之猶如昨日耳。波蓮以絕代芳姿誠足傾城傾國。想及其輕盈體態綽約丰姿我之靈魂亦將溶化矣。波蓮波蓮吾飲此爲爾壽四人齊舉盞引滿男爵曰吾等攬取敵國之城池擇其華屋而據之大嚼彼敵國之酒肴歡呼暢飲足快人意試問舍我堂堂之軍人而外誰復能享此奇運吾謂從軍別有佳趣其言信然吾人當飲此爲德國軍人壽四人又高呼而飲蒲生大將曰法蘭西多美女子惟吾輩好男兒足以偶之言已鬨聲大笑不已克恩大佐曰君等尙憶彼在柏林演舊竟脫之劇乎。彼時渠飾一大理石像兀然未嘗動而妙肖殊甚吾至今猶憶之男爵曰波蓮誠足稱爲大藝術家惜渠此時不在否則吾當命彼歌舞以侑酒也惜哉言已而歎三人則失聲笑蒲生曰吾乃未嘗一遇彼美然以吾思之渠必能飲試瞑想其纓脣接此杯緣時爲狀必甚美吾不能更進酒前途尙有重大事須勾。

當也。男爵曰：誠如君言，吾等當慎毋入醉鄉，誤卻軍事。乃命三兵卒撤去殘樽，賸四人燃雪茄，徐徐吞吐。蒲生大將指室之彼端，一石像言曰：此石像當製自司可勃手。乃波蓮演阿典納劇時之像，瞧似此鬼斧神工。洵屬毫無。若以此爲我家客室之飾品，則客皆讚美不置。男爵曰：吾親愛之大將乎，得勝之軍人何求不遂？君思得此石像乎？逕搬返歸家可耳。特恐君夫人將生妒心也。言已，四人皆大笑。蒲生曰：吾果取此石像，則當命輜重隊以專車乘之耳。克恩笑曰：信如是者，則吾等之來不可謂之軍人直將爲收羅骨董家矣。凡珍饈入腹後，無適宜之運動者，其人必覺疲乏。況室中燭光力弱，益足令人神志昏頹。於是此四人皆默坐無語，久之不消化之疲倦時代已過。克恩先發言曰：君等當知夜已近午，明日之第一句鐘不久，且至男爵舒直其軀曰：誠然。言時展懷中地圖曰：吾等軍隊去此，尚有三里。吾意當以此法襲擊阿江尼。言時手指地。

圖蒲生領首示同意。男爵忽曰：「吾深願太子殿下在此，恐彼或不果來。即來，或須至夜半方至。吾於阿江尼之路徑，一時殊未諳識。若殿下在此，則前進至易。」易克恩曰：「殿下不久當至。法人恒退縮，絕不敢一犯吾德人之鋒。無慮也。」男爵曰：「吾所慮者，正在此。惟彼亦有堅強不屈之操。即使一敗塗地，亦必竭其死力。」以爭持最後之判決，言至此。四人忽然默然，咸現奇詫色。蓋此際窗外忽聞有汽車自遠而至，機聲轟轟，當門而止。已又有履踵相觸聲，無算立正致敬也。叩門聲隨之一。軍官入，重衣高領，入時去其駕汽車之目鏡。男爵尙未起立，迎迓。即問曰：「太子殿下已駕臨耶？」軍官曰：「男爵殿下不久當抵此。吾亦甫至此間。」殿下之車距吾後不遠也。軍官言時，一將官入，翹鬚挺胸，狀甚威武，一條長之少年隨之。少年者，卽德皇太子。五人皆鵠立爲禮。太子逕至爐火次，以外衣授克恩。言曰：「吾忠勇之諸將軍乎？」吾今日先期至此，所得消息大佳。克勒行將抵巴黎。

之。城。門。矣。若。非。英。人。廁。身。於。此。遭。戰。事。則。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史。將。復。見。於。
今。日。英。人。滋。可。恨。彼。輩。有。眇。眇。三。島。本。可。立。足。乃。不。知。安。分。妄。作。夢。想。出。而。與。
我。鐵。血。主。義。之。曾。魯。士。戰。可。哂。亦。可。憎。也。復。四。顧。曰。此。間。殊。安。適。顧。不。可。久。留。
天。曙。卽。行。矣。大。計。已。定。吾。等。當。於。明。日。渡。馬。尼。河。也。男。爵。曰。殿。下。至。此。誠。萬。幸。
事。法。軍。滿。佈。於。阿。江。尼。之。邊。界。彼。輩。若。敢。抗。拒。吾。軍。者。實。出。吾。意。料。外。矣。太。子。
夷。然。曰。彼。等。當。不。敢。爲。是。彼。輩。屢。受。吾。軍。挫。折。當。已。震。懼。吾。德。國。之。軍。威。若。此。
次。復。抗。拒。吾。軍。直。自。求。失。敗。耳。男。爵。曰。殿。下。已。膳。未。太。子。曰。吾。已。於。車。中。食。之。
吾。軍。明。日。渡。河。後。卽。西。折。向。巴。黎。與。克。勒。之。軍。相。合。使。兩。處。之。法。軍。交。通。斷。絕。
今。尙。有。一。事。待。決。者。吾。等。當。取。何。道。以。渡。馬。尼。河。耶。男。爵。曰。有。兩。道。可。行。一。爲。
阿。江。尼。一。爲。伯。柳。橋。橋。已。拆。毀。然。彼。處。水。淺。可。涉。否。則。以。扁。艇。爲。橋。亦。至。易。措。
手。且。正。對。伯。柳。橋。之。小。山。已。入。吾。軍。之。手。彼。輩。軍。隊。皆。集。於。阿。江。尼。以。吾。意。思。

之彼等當預料吾等必取道阿江尼也太子大嘉男爵之智卽如所言決定自伯柳橋而渡太子曰然則黎明卽須出發吾卽以此事付爾今夜當遣大隊至小山之顛防守伯柳一帶男爵曰敬如殿下命太子乃燃雪燈與其部下之將官聚坐爐火次覺溫暖欲睡遂默不發一言少選忽一躍而起呼曰是何聲也男爵曰無他屋之四週皆守以衛兵殿下金軀寶貴此間決非危險地太子曰吾似聞室中有物蠕動之音此間燭光昏黯不可辨物何竟不燃電燈旁侍之衛兵如言旋轉電燈機捩惟燈終不得燃男爵曰燈已破損線亦中絕已命匠來修理惟室中實無他物殿下察之言已取燭繞室行太子笑曰吾神經過敏銳耳有頃太子入臥室寢衛兵守其外寺鐘應時而報衛兵一一數之蓋太子預囑天將曙卽叩門醒之男爵等亦假寐所餘者惟屋外半醒之守望哨兵耳可流田距兩路相交處可半里在阿江尼叢林之末荒寂罕人跡其一廣道則

通之。隆未卽波蓮所居許其一爲荒徑右引入叢林中是夜波蓮僞飾石像兀坐客室可二小時盡得彼軍中要謀太子駭然驚呼時卽波蓮躊躇出室時也波蓮自園中後門出匍匐行花叢草堆內自一小門而出此門爲守者所未審也波蓮行時樂不可支殊無驚懼念但覺曠野之外景至蕭索泉流泠泠寺鐘鎧鎧夜鳥飛鳴風吹瑟瑟外了無所聞卽鎗丸礮彈亦似因日來疲於奔命故乘此月夜清幽一息其力可流田畔兩路交點處一汽車隱於老樹之後坐於司機之位者爲傑克頻頻回首窺外村中閃閃燈光深懼德軍或經此而過又頻頻回顧面色如紙之閔奈脫傑克曰必有意外事渠將不能來此矣閔奈脫曰吾等當待之馬丹深信吾等必勿虛負其信重吾等之待此與否實有莫大之關係蓋馬丹嘗言彼乃爲祖國法蘭西也傑克歎曰吾告爾馬丹所爲蓋至愚之策也此車必爲德軍見而捕獲吾等則死鎗下矣閔奈脫毅然曰平

素吾等所依賴以爲生者。主也。平素吾等所依賴以立於人世者。法蘭西也。吾主待吾等厚。臨大難。猶深信吾等。吾等廝役耳。何幸而得此慈厚之主人。可負其託乎。矧吾主謂此事乃爲法蘭西吾等又安可負法蘭西乎。休矣傑克。何焦慮爲。吾等必守死以待之。吾主可死。吾等寧不可死。寧使吾二人死。毋使法蘭西死也。無論何必待之已。而寺鐘報十下。波蓮猶不至。素月半規。若悲惋若巧笑。俄而黑雲如叢怒馳。而前力掩月光。勿使洩漏。而照此大地。二人於數百碼外。遙見一哨兵肩槍徘徊。默知山上之兵。正不知其幾千百。已而十時又半。此半小時之遲遲。幾等三秋之永。叢樹中忽躍出一黑影。迅若飛鳥。則波蓮也。衣黑長衣。故全身皆淆雜於草叢樹影裏。不可分辨。可見者惟其枯白如霜雪之面耳。閔奈脫辨。知爲其主。卽亦一躍下車。輕呼曰。馬丹謝天帝仁慈。波蓮以手按胸。久之不能語。已而曰。傑克。吾等當依荒徑向林中趨。毋燃火爾。當能識。

此徑。言已。闕奈脫拔。波蓮登車。動機聲輕微。幾至於不可聞。傑克雖深熟此徑。然心實惴惴。蓋自戰爭啓後。徑中常有摧倒之樹。又恐德軍營帳或當路。而立。則性命危在呼吸。實則德軍尙未知林中有徑。有頃。已達林外大道。平闊如鋪紙。傑克乃轉機狂馳。勢如風電。已達阿江尼之番葛。脫村至村口。車止。黑影中有槍聲。砰然望空而發。一人大呼曰。止。止來者爲誰。語爲法語也。傑克大樂。竭其喉力。高呼曰。吾輩法人也。吾輩法人也。

吾此篇敍至此而止。至於德軍黎明渡伯柳橋時。地雷突然轟發。死傷無算。法軍乘勢突出擊之。此事皆見之於正史。可毋勞吾小說家之贅述。然著者竊思。男爵敗北後。若退至波蓮屋中。而不見大理石像。當亦能明其故。而自歎受愚於一大理石像愛國之婦人也。

吾姪麥司之書翰 天笑 菲漢合譯

吾姪麥司今已英英露爽爲某鐵路之站長矣方其幼時頑劣無比當渠與乃姊居於鄉村之際我命其每星期以一函致我詳載此一星期中事我今展閱其函令人忍俊不禁錄之亦足博人一破顏也

第一函

吾叔無恙耶茲有一事言之憤憤吾阿姊有一情人名約克者叔尙憶之乎彼常挈姊至劇場而撇我於家中謂我累贅也實則渠輩若挈我至劇場時則我除觀劇而外必勿阻彼兩人之親吻渠又嘗以玩飾之品贈阿姊而我則求一擊球之板而不可得叔乎叔賜我之皮球乃爲渠二人倉猝接吻時所踏破我恨極而哭約克勸慰我謂明日當購更巨之球以償我所失噫此蓋我第一次聞約克好言也我以彼言可信翌日渠來我卽恭迓於門次則見渠手中除一花束外他無所有殊令我大失所望因是銜之刺骨我百計挑撥阿姊欲令其

亦恨約克而吾姊全無心肝愛好如恒已而我得一策以問彼兩人矣。星期三清晨我至馬克家。馬克與我爲好友。凡我之請無不允者。我卽借其電話力張吾吻作壯夫聲曰：卿爲安梨否？卽聞答曰：然。若非約克乎？余曰：是也。安梨曰：何事？余曰：我輩今日至海濱行釣。我待卿於一古碑之畔。卿其速來。言已。我卽歸家。則見阿姊整鬟對鏡換襦添香。匆匆赴約去。我遂捧腹大笑。繼翻阿姊書箱。取得信牋一信紙一摹阿姊之筆跡。疾書一函曰：約克先生足下。儂甚厭君隱忍。不言者久矣。願君後此勿更來擾我安梨。謹啓。又另以一紙書一信函曰：安梨姑娘左右我今偵知姑娘意中別眷他人。此後姑娘不必與我交一言也。約克啓書畢。各封以緘。已而約克果來。我以僞信與之。約克見信果如迅雷劈頂。始而駭詫。既乃痛哭。獨坐園中。握書流淚。少選。姊歸。見書亦伏牀泣不可仰。吾但聞其歎咽曰：約克乎！爾尙不知我心。乃作此猜疑乎！爾竟不與我交一語乎？

將使余無從訴其冤抑乎。吾見兩人都中我計，則大樂不可支。已而有叩門者，啟之乃一店傭手，一巨裏詢我曰：「麥司君在此乎？」余指其鼻曰：「我卽麥司也。」店傭審視吾上下，頷首曰：「然則可卽交君此物。」爲約克先生至吾店中購取者，命我送至此間，想無誤也。請君署名可耳。我異之急，去裹紙啟視，則一極巨之皮球也。大樂乃署名，遺店夥去抱吾球至約克處謝之。約克淚眼模糊，中心方悲悼未已也。余思約克必愛我，故以此球見贈，我乃深悔不應。間彼二人，直至今日。彼二人尙未交一語也。此其事惟叔可以轉圜之。或請示以此函足釋兩人之疑團也。

第二函

自叔去後，約克常提吾耳，握吾領，雖與我戲，我頗苦之。因我力弱，殊未能與之相抗。顧我終思一報復之法。一日約克與吾姊共餐，兩人喁喁情話。約克幾自

忘其形我竊得阿姊之針與線以約克外衣之角縫之桌布上已而餐畢約克起立桌布爲之牽動而桌上之物皆隨之傾仆於地湯汁淋漓滿濺其身狼藉至不可名狀我急飛奔蓋不逃者將又必爲彼捉得而撻之矣翌日渠二人乘自由車同至林中我亦乘一自由車暗躡其後經一柵門自由車不得入乃以車置柵外我俟二人去稍遠即將約克所乘車輪之氣盡洩之乃返約克因未攜有抽氣管也大窘徒步而歸星期三約克攜一男子及一婦人至吾家約克尊之曰紳士曰夫人此紳士又攜一狗見我則大吠主人叱之猶狺狺不已我實怒甚以此狗無乃太不自量彼至吾家而吠我大似今之外交家侵人權利而猶作強硬態度也我偶飼以果餌即一變其怒容而爲搖尾乞憐之狀漸與吾習我乃以硬片一方書其上曰此犬喪家喜噬人行人慎之書就卽繫之其頸縱之街衢我則伏於門隙窺之少選有行人過犬作吠聲欲撲狀行人驚駭

而逸。卽來一警察。犬復吠。警察突前。捉其領。細審紙片上字。乃從容牽之去。紳士臨行。呼其犬。不得。焦急萬狀。我則僞爲不知而助之尋覓。顧究其結局。則終爲不得而已。

第三函

叔乎。我今有一疑。問索三數日。而弗得其解。問之校師。校師亦不能答。問之吾姊。亦無圓滿之解釋。叔或能告我。以其故。使我滿意也。此問題者。卽睡眠問題也。我每睡後。卽渾然無覺。此睡眠中之我。已不知何往。及醒。則仍歸爲我。此我所最不能解之事。而欲請叔告我者也。星期二日。與馬克同乘火車至卜林村。游釣。此事出於阿姊之命令。車至半途。我之皮球。忽失手。墮於車外。我急按告警之電鈴。車遽止。我與馬克。乃從容拾取皮球。爾時車中人。咸大駭。莫明其故。卽我等拾球。渠輩亦未知。我則僞爲無事。而司機者。大詈惡作劇之人。仍復開。

車進行。吾二人同竊笑。不止也。星期五日。我至鄰家果園。啖其蘋果。樹不高。結實纍纍。吾見之饑涎不禁。欲滴。方踞坐樹下。大啖時。其園丁忽來見我。大怒。遽披吾頰。我哭告阿姊。而姊反責我。我冤無從洩。乃至廁中。取鹽一掬。裹以紙。復至鄰園。於樹根剗以小刀。成一孔。實以鹽。復蓋以土。我知後此茲樹將永不能結實矣。此法乃吾師告我者。不期今日果得其實用也。

第四函

星期一日。我取手巾入阿姊臥室。見渠方伏案作書。背外向。初未見我也。我躡足。至其後。竊窺所書。則致約克之函也。略謂君函已得知。君於星期三日自倫敦返。此儂聞之喜甚。當於是日預製極精美之雞蛋糕。以爲君接風。云云。星期二日。我又偕吾好友馬克至卜林村。途中有一極可笑極可駭之事。爾時同車者甚衆。其中最爲我所注意者。卽一少年與一女郎也。女郎與少年初不相識。

女郎之帕忽墮地而少年爲之拾取女郎謝之少年乃乘間與女郎接談二人並肩坐我方拋弄泥丸爲戲車忽經一山洞黝黑不辨五指而吾之泥丸乃墮落他處我起而摸索適觸一人之手其人卽力抱吾腰與我親吻不已覺其唇吻間之鬚根刺人作奇癢且令我生痛我駭極又不敢呼惟極力掙扎俄而豁然開朗火車已出山穴抱我之人已釋我視其人卽爲女郎拾帕之少年也少年見所抱者爲我愕然如中惡魔面色大頰俯首不語我則大怒卽厲聲叱之曰咄爾驢子曷爲與我親吻少年曰若何爲竟至吾許吾方欲更詈之而已忍俊不禁嗤然失聲笑矣而女郎亦掩口胡盧不已馬克问我何事我乃大聲告之車中人盡聞則皆鬨聲而笑此少年羞慚至於無地惟時時怒我以目我不顧也星期三晨起入廚中見阿姊爲狀甚忙頻頻以鐵絲球擊雞子吾知其必製蛋糕以餉彼情人也憶前星期我欲食此姊乃斬而不與今日必思所以

報復矣。乃潛至其室，竊取金雞納霜三小包，復至廚中，覲阿姊外出時，以金雞納霜傾入蛋糕內。下午約克果至，阿姊殷勤款接，即以蛋糕餉之。而約克食時，頻頻繑眉。姊曰：「味佳乎？」約克勉領其首，姊亦取一枚啖之，忽大吐呼曰：「噫！味何苦也！」約克曰：「然我亦覺其味苦。究竟卿之蛋糕，雜有何材料也？」阿姊思久之，恍然曰：「是又必爲麥司惡作劇矣！」我聞其語，卽舉足飛逸，約兩小時後，始敢返返時，適遇約克於途，我初不及備，執吾批吾頰曰：「小惡魔！」小惡魔曰：「小惡魔！」

魔。

三十八年 天笑 融菴合譯

凡人有了錢，一定要做些事業，纔不負老天富我的一番好意。若積蓄不用，看這一動不動的東西，爲禍起來，卻非常利害。但看那坐擁百萬，一錢如命的人，養的子孫，一定是穿喝嫖賭，件件俱能成了一個揮金如土的敗家精。爲什

麼。呢。這。金。錢。一。物。原。應。該。在。世。上。流。通。纔。是。道。理。倘。使。有。錢。的。人。個。個。講。了。積。蓄。主。義。一。錢。不。用。請。教。市。上。的。錢。把。什。麼。來。流。通。豈。不。要。一。日。少。似。一。日。麼。這。篇。小。說。就。是。講。一。個。美。國。人。帶。了。妻。子。到。各。處。去。遊。歷。受。了。數。十。年。的。艱。難。困。苦。積。蓄。了。數。百。萬。的。金。錢。回。來。把。所。有。金。錢。一。個。不。留。取。出。來。做。了。一。番。極。大。的。事。業。以。致。人。人。尊。敬。他。夫。妻。二。人。宛。如。父。母。一。般。至。今。他。所。住。的。地。方。還。人。人。沾。著。他。的。恩。澤。在。下。看。了。想。著。現。在。的。富。翁。都。是。一。毛。不。拔。恰。恰。和。他。成。一。個。反。比。例。所。以。講。出。來。給。大。家。聽。聽。好。教。他。有。錢。的。人。動。動。念。頭。

話說四十餘年前。美國一個鄉村裏。住著一對新婚夫婦。男的叫做史密司。性情誠厚。意志果決。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做成功了。纔肯罷手。真可算得蓋格魯撒遜人種的一個代表。恰巧娶的夫人性情行爲同他一色。一樣彷彿。一個印板裏印出來的。所以夫妻二人情投意合。非常愛好。加以燕爾新婚。結婚後幾

個月裏那如膠如漆的景象真是鴟鴞比翼一般。一日清晨史密司君起來了。先泡了一杯咖啡放在桌上坐下來一面喝茶一面就擎著當日送來的新聞紙從頭細讀這兩件事是史密司君清晨的功課沒有一天會脫板的這日看那新聞紙方看了一半忽然像有什麼感觸似的指著一條新聞對他夫人道你看！南亞根拔萊金剛石礦不是在那兒招股麼吾想一個人生在世上總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若在這鄉村裏埋頭一世豈不辜負我一生麼吾想把我的田地產業一切都拍賣了到南亞去幫同他們開礦你贊成不贊成麼他夫人的性情本來和史密司一樣的豈有不贊成的道理就是心裏不贊成口裏也決不肯反對的當時聽了極口贊成史密司非常歡喜不多幾日就把田地產業以及器具什物統統賣完了共得二萬金圓自此之後就要預備動身了。

史密司夫婦二人。自從蜜月旅行以後。這次是新婚以後。第二回旅行。一對少年夫婦。在旅行中非常快樂。一年以後。二人之足跡。已遍滿南亞非利加的根拔萊地方了。然而極大的椰樹。極猛的野獸。以及一切奇花異草。珍禽怪獸。都一一見過。只有那晶光燦爛的金剛石。卻連影兒都不見一個。那二萬金圓的一半。卻已如煙如霧。消歸於無何有之鄉了。

史密司夫婦二人。走了幾千里的路程。到這根拔萊地方來。開這金剛石礦。初意是一年以來。總有若大若小。或紅或碧。無數的金剛石。每天運進門來。到了今日。卻連玻瓈屑都未見一粒。豈不要灰心麼。然而他夫妻二人。卻不然。金剛石。雖未見一粒。那意志的堅固。卻比金剛石還勝十倍。此時全沒有一些失望的樣子。聽說阿查蘭羣島中。出產真珠甚多。史密司一想。真珠一物。也不亞於金剛石。倘能多多採收了。回來販賣於各國。也是利市十倍。可以立刻發財的。

遂同夫人商議定了。就立刻動身到阿查蘭羣島來。那知到了那裏結果同金剛石鑛一樣費了無數金錢。依舊是一雙空手。

自此以後史密司又換了一個目的。要想發見一個銅鑛了。於是沿著亞非利加大陸的沿岸由西而南。由南而北渡馬層畢克海峽。過馬達加斯加島。到西錫愛爾島。再渡印度洋。經過蘭嶺諸島。到撒摩亞島及非西島。直到澳洲極邊。仍是一無所得。

這一次旅行在我講講卻非常容易。然而日月如水。其中所歷寒暑不曉得幾經更變。了二人所歷的艱難也非一言可以盡述。總之舉人世所有的困苦危險的事。沒一事不細細嘗過。二人所帶的盤費至此亦已消化淨盡。這時要想再幹別事也萬萬不能了。可敬那史密司夫婦二人全沒有一些懊悔失望的顏色。無法可想之中史密司就去做長工。或是種田。或是捕魚。他夫人也幫同

他丈夫或做人家的家庭教師或做人家的傭工。克勤克儉積蓄了不知幾年。居然又成了一筆鉅款。於是夫妻二人商議著。又要把未竟之志繼續進行了。計議既定。就從南亞美利加沿岸及內地起。到遜脫獨民古諸島。墨西哥共和國。薄摩華羣島。阿利油興列島彷彿中國的孔夫子周遊列國的樣兒。全球五大洲上土地幾幾乎沒一處不有二人的足跡。好一對百折不撓的夫妻。越走越高興。一天一天的走。一日走到一個地方。只覺著一望荒涼人煙稀少。這是什麼所在呢。原來是坎拿大領土的西方。阿拉斯加的海岸便是。

阿拉斯加在現在的時候。人人知道是世界上一個極大的金窟。商人合資去開礦的一年中。正不知有多少。然而在史密司夫婦初到的時候。卻和現在大不相同。只看見巍巍的是高山。潺潺的是流水。野樹成林。蓬蒿沒胫。那土民所住的房屋彷彿如月夜的疎星。隱隱現現。散漫在四處。好一個寂寞荒涼的所。

在史密司觀此景象雖不生一毫退志然回憶離故國以來屈指已三十八年。出門時是一對少年夫婦現在卻潔白如玉的面孔都變成焦黃滑潤如脂的皮膚都起了皺紋黃如金絲的頭髮彷彿罩了一層深秋的霜都換作斑白居然一個老公公一個老婆婆了史密司隨走隨想卻不向別處走只向著那峻嶒不平極險峻的山上行來手裏卻左手擎著一個錐子右手擎著一個鐵鎚這兩件東西是史密司出門以來隨身攜帶足足也帶了三十八年了史密司走到半山就照依從前開金剛石礮尋覓銅鑛的法子對著那巉巉削壁之上用錐子鑽在石上把鐵鎚很命的敲了一下這一下一敲之後史密司的形狀卻非常匆促回轉身來連忙把敲下來的石屑看了一看再向敲處又相了一相不曉得他還是如意只見看過之後就連連的東一鎚西一鎚的敲起來了敲了數處再把所有敲下來的石屑都拾在手中又細細的看了一

看忽然狂叫一聲頓時倒地不省人事。諸君可知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史密司的鑑定鑛脈和現在的鑛學家不同。他執著一把錐子一柄鐵鉗藏著三十八年的經驗只要聽著鐵鉗的聲音就能辨別出四五分了這回他發見的原來是一個大金鑛起初一鉗之後他恐怕未必真確所以又連連的敲了幾處細細一看只見黃澄澄亮晶晶的確是金鑛無疑他這一喜真喜到了極點喜極之餘一時血液都向腦中行來所以就昏迷不省人事了史密司夫人在傍邊忽然見丈夫倒地這一驚幾幾乎把史密司的一喜抵一個平連忙走過來連連喚了幾聲不見答應無法可想只得把史密司負在背上拚命的奔下山來看山腳下就近有無人家好討些熱湯灌救幸虧下山不比上山煩難不多一會已到了山腳下一家人家門口史密司夫人把丈夫放了下來方要上前扣門恰巧呀的一聲裏面走出一個人。

來。只見這人年紀甚輕。狀貌威肅。一身牧師的打扮。一望而知是一個熱心的宣教師。

諸君可知此人は誰。原來的確是一個白種的宣教師。名字喚做高德。年紀雖輕。卻不是借了基督的牌子。哄騙飯吃的。看他狀貌雖甚威嚴。然又威而不猛。待人接物非常和睦。真有希望之如日就之如雲之概。這日飯後無事。剛要想出門來。到山腳下去散散步。開出門來。看見了史密司夫人。不覺呆了一呆。史密司夫人不待高德開口。就把來意喘吁吁的說明了。高德連忙走到史密司身邊。看了一看。安慰道。不妨。不妨。這是一時氣閉。待我倒一些勃蘭地來灌一灌。立刻就蘇醒的。於是先和史密司夫人把史密司擡到他屋中。臥在客室內。只榻上。喚僕人開了一瓶從本國帶來自己難得喝喝的勃蘭地。倒了一杯。親手灌了史密司幾口。停了多時。就聽見史密司呻吟起來。又隔了一分鐘鐘的光。

景史密司忽然叫道。好一個大金鑛。你看這金鑛的顏色呀。你看這金鑛的光輝。史密司夫人連忙喚道。快醒醒罷。你在那兒說夢話麼。史密司聽了。把眼睛睜開的溜溜的。四面看了一看。一骨碌坐起來。對著他夫人道。這是什麼。所在我在此做夢麼。他夫人見丈夫已醒。心裏纔把一塊石頭放下。連忙答道。我見你忽然跌倒了。不知爲著何事。我嚇得手足無措。一個人沒法。只得把你背上山來。幸虧遇見了這位高德先生。大發慈悲。把你擡了進來。灌了幾口勃蘭地。纔把你救醒了。你究竟感觸著什麼。以致昏暈呢。史密司聽了。連忙走到高德身邊。握著手道謝過了。便開口對著夫人道。謝上帝慈悲。憫我愚夫婦受了三十八年的艱難困苦。居然使我達到目的。發見了一個大金鑛。我喜極之餘。不知怎樣就昏暈不省人事了。唉。好一個金鑛。高德接口道。這阿拉斯加山上。上去的人也很多。從來沒有人發見過有金鑛。直待貴夫婦來了。方纔發見。足

見上當憤憤貴夫婦三十八年的勞苦特地以此報償的這一帶鑛山的採掘權從法律上講起來應該屬於貴夫婦別人不得攘奪分寸的鄙人不才願盡這保護之責史密司見高德這樣熱心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心裏要想尋一句感謝的話來說說竟一句也想不出切當的話來只有緊握著高德的手牢牢不放便了。

自此以後史密司就做了這鑛山的主人招集了無數工人採掘今天五萬圓明天十萬圓車載斗量的載進來好不快活四方的商賈聽見了這個消息都紛紛攜資到這裏來要想攘奪史密司的權利幸虧高德宣教師極力保護著好容易纔把這一班人趕散了幾個月之後史密司已不知積了多少幾億萬圓一年以後正不知積了多少連史密司自己也算不清了但是史密司這時雖做了世界上第一等的富翁他所住的房子仍是東倒西歪的幾間破屋所喫的

東西。仍。是。麪。包。和。冷。水。所。穿。的。衣。服。仍。是。亂。麻。粗。布。在。別。人。那。裏。看。得。出。他。是。
一。個。富。翁。一。日。獨。坐。在。自。己。室。內。忽。然。想。著。一。個。難。問。題。非。常。躊。躇。不。決。忙。
喚。了。他。夫。人。道。我。們。出。來。了。將。近。四。十。年。居。然。達。到。了。目。的。但。是。起。初。抱。這。目。
的。也。沒。有。一。定。的。成。見。不。過。要。想。積。蓄。些。金。錢。做。一。個。富。翁。罷。了。現。在。金。錢。已。
積。了。富。翁。也。做。了。這。所。積。的。金。錢。不。要。說。我。們。沒。有。用。處。就。是。拚。命。的。用。也。用。
不。完。等。到。我。們。一。旦。死。了。落。到。惡。人。手。裏。浪。費。妄。用。豈。不。枉。費。了。我。們。一。番。辛。
苦。麼。所。以。我。喚。你。來。想。同。你。商。量。個。處。置。法。兒。他。夫。人。道。這。意。思。我。也。想。到。了。
許。久。總。想。不。出。一。個。善。法。來。不如。去。請。教。高。德。宣。教。師。他。總。有。妙。法。處。置。呢。史。
密。司。被。他。夫。人。提。醒。了。去。請。教。高。德。連。說。不。錯。不。錯。遂。同。了。夫。人。急。急。忙。忙。走。
到。高。德。處。來。看。見。了。就。把。這。意。思。詳。細。告。訴。了。高。德。高。德。不。慌。不。忙。的。說。道。金。
錢。一。物。最。易。損。人。的。品。行。壞。人。的。節。操。世。間。奸。淫。盜。賊。那。一。個。不。爲。著。金。錢。但。

是。自己的。立身。不。正。無論。如何。窮。思。極。想。上天。終。不。使。他。如。願。的。貴。夫。婦。雖。受。了。三。十。八。年。的。辛。苦。居。然。一。且。達。到。目。的。這。不。是。上。天。明。明。憐。憫。好。人。特。地。把。這。無。窮。無。盡。的。金。錢。酬。勞。貴。夫。婦。的。明。證。麼。但。是。一。個。人。苟。非。浪。費。妄。用。所。用。究。竟。有。限。這。無。量。數。的。金。錢。貴。夫。婦。二。人。一。世。怎。麼。用。得。盡。呢。這。其。間。殆。亦。有。天。意。在。裏。頭。要。借。著。貴。夫。婦。做。一。個。貯。金。的。器。械。留。在。世。上。罷。了。貴。夫。婦。但。能。體。天。行。事。就。不。負。這。天。賜。的。黃。金。了。史。密。司。聽。了。連。連。點。頭。道。喇。喇。天。意。天。意。知。道。了。知。道。了。於。是。對。他。夫。人。道。我。們。去。罷。遂。辭。了。高。德。同。著。夫。人。回。來。一。路。走。一。路。還。低。著。頭。只。管。念。著。天。意。天。意。不。絕。

史密司回來以後。就把所有幾百幾千億的金錢。取出來。修築。港口。建造。橋梁。築。道。路。立。埠。頭。造。慈。善。病。院。立。學。校。凡。慈。善。事。業。沒。一。件。不。做。到。於。是。團。團。一。方。的。人。都。尊。敬。他。夫。妻。一。人。喚。作。阿。拉。斯。加。大。金。鑛。的。父。母。這。時。史。密。司。夫。婦。

一。人。洋。洋。得。意。時。時。手。攜。著。手。走。到。市。街。上。四。面。看。看。或。者。走。到。高。丘。之。上。吸。些。新。鮮。空。氣。覺。著。人。生。至。樂。之。境。無。以。踰。於。此。了。然。而。史。密。司。夫。婦。的。起。居。飲。食。這。時。仍。是。住。著。幾。間。破。屋。喫。些。冷。水。和。麪。包。並。沒。有。一。絲。一。毫。富。人。的。樣。子。那一。方。的。居。民。受。著。了。史。密。司。的。恩。惠。硬。要。把。史。密。司。的。房。屋。拆。了。重。新。建。築。他。卻。竭。力。阻。止。道。衣。食。住。身。體。上。所。受。的。快。樂。怎。及。得。精。神。上。所。受。的。快。樂。我。不。求。有。身。體。上。的。快。樂。但。求。我。精。神。上。的。快。樂。能。永。永。不。絕。就。別。無。他。求。了。

史。密。司。夫。婦。二。人。一。世。的。事。業。至。此。總。算。告。畢。沒。有。什。麼。可。述。了。然。而。還。有。幾。句。蛇。足。索。性。說。給。諸。君。聽。聽。以。作。此。篇。的。結。局。

數。年。以。前。有。一。個。有。名。的。博。士。叫。做。南。遜。聽。見。了。大。金。鑛。父。的。名。譽。就。特。地。到。阿。拉。斯。加。來。專。誠。拜。謁。史。密。司。阿。拉。斯。加。的。住。民。仰。慕。博。士。的。大。名。就。趁。勢。開。了。一。個。歡。迎。會。要。請。博。士。演。說。博。士。一。定。先。要。領。教。史。密。司。的。偉。論。史。密。司。卻。

從來沒有演說過的。起先不肯。後來被衆人蜂擁著。只得上了演說臺。高聲說。
道。鄙人臺無學識。從來沒有演說過。現在只好把我一生所抱的主義講給諸君聽了。就算塞責罷。鄙人所抱的主義。不過想上天生我在世上。決不是叫我喫些現成飯的一個。人生在世上。就有一個人的責任。上天就給你幾分報酬。一毫沒有錯誤的。你若用欺騙詐偽的手段。或者當時被你攬著過分的利益。到後來仍要償還。不報在自己身上。一定出不肖子孫報在子孫身上。從來沒有倖免的。鄙人就體了這個天意。不敢做一件欺詐的事。不敢生一毫微倖的。心競競業盡我做人的責任罷了。衆人聽了齊齊拍掌。高呼大金鑛父母萬歲。不絕博士對衆人道。鄙人願各人盡各人做人的責任。也沒有什麼別的議論了。說罷就緊緊握著史密司的手。以表極誠仰慕之意。

喬奇小傳 天笑 豪漢合譯

喬奇嘉利山華甫者。其家庭中目之爲蠢物。爲贅疣。良以山華甫一姓之人。素擅智慧之稱。人且謚之爲富於腦質之族。其昆仲中有曰克夫。勃山。華甫者。有曰託爾山。華甫者。有曰克里士。山華甫者。其女則曰格梨。克夫勃爲律師。人咸譽其辯才無礙。託爾山。華甫嘗爲大彼得立傳。大受家庭歡迎。謂爲大文豪。不墜家風。克里士亦爲律師。顧乃常爲一社會黨之日報。作諷刺詩而博其酬金。以身爲法律中人。而偏附社會黨。亦可謂山華甫家創格之奇人也。若格梨。則一老處女也。終日御其夾鼻之鏡。工丹青。又能鑒別骨董。測其器物之年代。至於家督之老父。則皤然一叟。而博聞強記。無事不精。一如世界紛紜。彼皆諳如夙學。其兒女輩。尊之曰天才之老父。此一家中人人咸具奇技。異能獨喬奇。則蠢然天獨。斬惜而不賦。以才華。顧有一事。差堪解嘲者。則喬奇每見一良馬。輒能識爲神駿。又嘗習化學及冶金之術。顧羞怯不敢自炫。亦不敢以是自滿。以

故亦無一人請教之。蓋素耳。彼頑鈍之尊稱也。然一家中獨無山華甫夫人之名詞。聚羣鰥而居人。幾疑此家人均抱獨身主義者。喬奇幼卽失恃意者。其母或因喬奇之不智爲山華甫家之玷。乃鬱鬱而歿乎家中。人常環喬奇而坐。責喬奇曰。爾何以蠢蠢若此。喬奇因亦自承爲蠢物。其文藝家之阿兄時或作詩。誚讓之而喬奇讀之木木然不解。所謂有時詩意淺顯。老嫗都解。喬奇讀之則作乾笑。頗亦不能自安。蓋喬奇雖蠢亦知羞慚也。喬奇自十歲時卽得與家人同席而食其家之俗例。然也。然而家人輕之。卽自此始。如是者可十年。喬奇坦然處之。不以爲忤。不知者謂其修養之功其實非是。蓋喬奇之天性觸物輒生滑稽之觀念。因見其家人輕已。覺就中含有滑稽之趣味。良多靜默思之大足自娛。且有時喬奇之語言動作。令人見之忍俊不禁。實足稱爲奇特之滑稽家。喬奇無友朋。卽有與之爲友者。亦不能始終如故。此非喬奇之不善處。友實因。

其家中人向無友輩。且輕喬奇並輕喬奇之友。輒有使人不能堪者。喬奇或挈一小友來家同飯。家人慢不爲禮。其友不能耐。卽辭而去。自此亦不復來。以故喬奇心中之思想除本山式之治爐及分析化學之學識。此外更無復他物。據其腦界至二十一歲時。其家人每餐時。輒據食桌而討論一事。此問題乃討論喬奇將何以處。其所有之金錢也。喬奇有舅氏。以遺產六百鎊遺喬奇。此產。由律師管理。今喬奇年已二十一矣。英例爲成丁之年。所有產業宜有自行管理之權。至喬奇二十一歲生辰。有律師攜得文件數事。至顧謂喬奇曰。可在標以鉛筆處署爾名。數日後。其產遂至減縮。至於五百六十四鎊三先令四辨士。是夜。其家人匆匆晚餐。已謂喬奇曰。今汝將何以處此款也。喬奇瑟縮椅中。大覺難堪。遲疑良久。始期期曰。此款向者在何許。則仍任其在何許可也。家人曰。咄蠢人爾。竟甘以此款存諸銀行。時時用其母金。以至於無耶。其兄託爾山華。

甫卽爲大彼得立傳者思久之忽發議曰吾有友能挈喬奇至事務所中我知或能移換其性情而導之入於普通社會此人曰霍令喬奇曰誰爲霍令家人皆大笑意謂彼乃并霍令而不之識霍令者村中之大工業家鄉人每於農事之暇輒就之學里潑士工也時老處子格黎笑聲稍歛忽憶霍令非一勤於職務者自念胡不使喬奇就開勒司冬蓋開勒司冬爲骨董及圖畫之販客商業技能之聲譽頗聞於鄉村間且販賣骨董之商業中恆以貧窶而躋富豪喬奇果欲謀一業其惟此乎因以此意語之喬奇唯唯克夫勃大律師曰否：語至此略止似強制其笑者已復曰吾惟恐喬奇爲骨董商時將購取一五彩石印之圖而謂爲名畫也喬奇忽莊顏曰汝曹毋須更爲我計畫我意已決吾將航海他行矣喬奇言已衆均無語喬奇面大赤復作苦顏曰我決計航海他適也言已衆復寂然其父架眼鏡於鼻自上窺之曰容我一問汝意將何爲曰

兒樂去此耳。曰善哉。此答然理由尙未充足爾當告我以故。喬奇曰。兒誠不肖。雖然實不能堪家庭之誚讓若輩自黎明起至於夜深方已均以兒爲玩弄之具。兒何能堪之。克夫勃曰。此大變矣。喬奇曰。兒以愚鈍乃不堪聞人之自謝爲聰明。智巧者又自號爲天才。又曰能詩且避此文學之窟使耳根清淨也。於是其家人咸噤勿敢言。均有冷峭之狀。明日喬奇乃預整行裝。其家人怒其無禮。亦無有爲之助。喬奇一人了之。亦良不覺其苦。家人非特不助其檢理行裝。且亦不爲臨別之贈言。游子出門宜諳作客之事。家人亦不爲之告。而喬奇於此等事固一無所知。亦不向家中人叩詢。至其啟程之日。早餐時其父始問曰。若以何時行。曰下午四時。曰願汝一路平安。爾已購得船票乎。吾似見爾行篋中。乃有『開甫城』之紙也。喬奇曰。然。別父而出。行時更無一人送之出門。蹣跚獨行。一帆風順。逕至滑鐵盧。抵南海。姆頓時亦無送別之電報。待之。喬奇笑。

曰似此家庭亦大可異。

喬奇至冀納斯堡時與一冶金技師遇此技師者年少而多才體修長眸子碧藍光凝然方其視人時目光安靜令人見之怡悅性情與喬奇大相類喬奇識是人大慰生平是少年者無瑣瑣之談人有所問必細思而後答決非若喬奇家中人爭炫其才者也少年唯一之志願乃欲於化學界上有所發明謂現有之化學尙未盡世界之蘊且未足供吾人之需也二人嘗作長夜談所言爲鉀與金之色澤關係及鑄質之效力別時少年謂喬奇曰若有需我助君之事請坦直見告可也曰善吾方探覓金苗若覓得真金吾當告君少年微笑笑喬奇之癡也夫開甫城中地均有主殊無寸土曠閒卽有金苗亦奚從採掘縱地主允售其地亦非巨金莫辦而喬奇則竟毅然以爲必有可期寧不癡耶顧少年向之微笑喬奇未審其意也於是喬奇乃西行在克勒士多波下至十四溪

中探覓無所得。北行將近彼得堡。至可洛可洛淘覓亦無所得。乃沿卡隆林納之道向東而行。其處多鄙野之鄉村。瘴癘大盛。喬奇卽居是間。終日經營。淘沙鑿石。勝手胝足。不遺餘力。如是者一年又半。濃鬚纏頰矣。而猶未加之修薙。居既久。遂嫻其荷蘭之土語。有時少得金苗之色澤。輒作長函馳告少年之治金技師。深信所發見者爲無誤。其家人則久不知喬奇作何狀。蓋喬奇雖或作函省。其父顧函不盡詳。亦不自言居留何所。其家人亦不以爲意。笑談偶及喬奇。則嘲謔隨之。殆不視爲家人兄弟矣。喬奇出家二年後。至福豐。田業主爲弼雷度。役於田者。則驃二頭也。弼雷度遇喬奇禮意甚厚。與其四兒七女共酌咖啡焉。且允喬奇之請。任其游眺田中。喬奇卽於游眺之時。剖石挖土。覓取金礦。此事可勿詳贅。蓋讀者諸君。或非欲從事於金礦事業也。第喬奇審察地質形勢。良久。乃至一地。計此地下。或產金。乃僱克華童子二人。合力掘土。歷時二日矣。

一日喬奇寢。明曉陽之下。啞菸外執鐵鑊而煎肉脯。忽釋鑊起立。縐眉自語曰。
噫。天果佑我矣。是非金乎。時其菸斗之火已滅。取顯微鏡就陽光燃之。以顯微
鏡就陽光燃火。需時頗久。喬奇於是時默然深思。火已滅。思亦止。緩步返田中。
謂老農彌雷度曰。君之地產金也。彌雷度笑領其首曰。噫。君盍購之。蓋彌雷度
之地人多視為產金之地。咸爭至察驗。凡來察驗者。均酬彌雷度以值。彌雷度
亦視為奇貨可居。如是者有年矣。顧來察驗者。竟無一人得見絲毫金屑。皆廢
然而去。彌雷度亦漸疑此中無物。今聞喬奇之言。頗不以爲信。但願售去此石。
田足耳。喬奇者。年少誠篤人也。正色謂彌雷度曰。我告君以君地產金。若胡笑。
爲彌雷度莞爾曰。噫。此地固產金。君若年以二百鎊爲購取選擇權之代價。則
購時。但萬鎊可耳。此數良非昂。喬奇大喜。立付二百鎊。購選擇權者。與
定金相。髮。惟以一年一購爲期。喬奇乃亟裹金砂。詣龔納堡訪其故人。少年

技師聞喬奇言。檢驗其鑛砂大爲屬意。復抵膝作竟夜談。翌日少年爲喬奇介紹見一肥胖之富人。胖人設事務所於可米生街一屋之最上層。衣極巨。之白色牛臂屢經浣濯。衣緣幾碎。一身上下惟有一鋼質之時表繫以革帶。此即其唯一珍貴之品也。方其坐於事務所中。時口啞一柳枝牙籤。嚼之牙籤轉動不已。舉其目望窗外。對列之屋瓦若思慮甚多。殊不類一富豪。喬奇告以發見金鑛之歷史。示以金砂。且以種種證據爲之證明。胖人曰興味良多。興味良多。頗足注意也。喬奇曰以我意度之。其脈線甚長。胖人曰興味良多。頗足注意也可。時凝視對面屋頂。煙突上之一鳥。喬奇言縷縷不已。胖人則但應之曰興味良多。頗足注意吾當遣一人至其地。願予晨安。喬奇覺胖人頗冷淡。遂別之去。居翼納堡一星期。少年技師告以鑛業法律等事。喬奇樂聞之不倦。一日喬奇方坐於其旅館臥室中。忽函自外至。喬奇閱函後亟往可米生街。登百尺之梯級。

達富豪之事務所。彼胖人者。仍衣其一星期前之半臂。惟近第二釦眼之處。鏽跡斑然。想其鋼質時表及革帶所致也。富人舉目視窗外之屋頂。聞喬奇入。仍不一轉其目。但言曰。請坐。彼間之鑛。頗足注意也。言時。徐徐搖動其顱。復言之。數四已乃曰。吾所遣之人已往。視無誤。子今何欲者。喬奇卻退遲疑。曰。吾不解公意也。蓋喬奇亦不自審。何欲。富人歎曰。幸運哉。稚子爾之幸運。乃如有魔物憑附。子果何欲。富人言時。加以喟嘆。若視喬奇之幸運爲甚足憂也。者。喬奇默。不知所答。富人曰。若吾等開採此鑛後……語不能畢。其詞蓋此胖碩之紳士。實非善於辭令者也。已忽力蹬其足於地。旋轉其椅。視喬奇曰。得之矣。此鑛。吾欲購其半。其價則半以現金。半以股票可乎。喬奇信口應曰。佳。富人曰。善。言已出時。計視之。復力搖之。置之耳畔。曰。吾當購一新者。此時必已過七時半。而表乃方六點。密司脫。忘君名矣。君可於星期六更來。吾等即於星期六了此。

事可也。喬奇踴躍曰：君幸恕我，君購吾鑛之半，以尊意測之，其價值如何？令我得以自慰也。富人注視喬奇者良久，答曰：現金十萬鎊，股票十萬鎊，何如？喬奇口噤不能言，但點首應之。

諸君乎？喬奇自此遂爲富豪矣。大抵少年暴富，輒好揮霍，無度。獨喬奇則否。曾未作一驚人之舉。富人恆喜宴客，喬奇則未嘗爲之。亦未嘗以百鎊之紙幣，經旅館侍者之手，亦未嘗定專車，以詣開甫城臥室中，一如其舊裝飾之物，絲毫未加返英倫時，旅客姓名表上，但書曰：山華甫。以故無有知其卽富家郎喬奇者。舟至南海，姆頓而登岸，攜破壞之行篋，詣倫敦抵家時，其家中人方圍坐而食。見喬奇衣敝衣而歸，皆謂其落拓矣。駭疑驚奇之念，一時都起。其父曰：嘻！盍就而坐。分爾饑疲矣，盍進餐乎？其老姊格梨曰：弟歸胡不預告爲大彼得立傳之託爾？喃喃誦曰：挾黃色之皮鞶，攜黑敝之革篋，巨箱中皆黃金乎？珍珠若。

且繩鑽石貯以大囊奇哉奇哉游子富而歸矣克里士曰喬奇汝之突然歸我乃遐想一故事喬奇曰微論若輩何言均不足令吾注意我輩兄弟嘆遠久譏嘲之語久不聞矣吾固知今日兄弟相見兄等詞源必如傾加拿大之瀑布以出之不足異也然吾此時滋願兄輩少安毋躁予我以十分鐘之光陰我欲有言相告也我今更欲請問吾諸天才中之阿兄亦有能悉商業狀況者乎衆默然喬奇徐答曰脫有知之者當能悉山華甫金鑽之股票已漲至十又四分之一也其父曰茲事與吾輩何與曰無他此鑽之股半爲吾有耳其數爲十萬股也言已起立復曰此無與人之才智事我雖已爲鉅萬之富豪顧仍一蠢物耳吾誠不肖然兄輩當有以提攜之乃徒爲嘲弄之具獨不念同胞手足之情乎且卽此嘲謔之言亦殊無味無半辨士之價值令人聞之徒增腦痛我今日之歸乃思家之念所驅歸省阿父也不謂衆口沸騰仍以嘲弄一弱弟爲能則天

倫之樂今何在哉。言時納兩手於褲囊中曰吾去矣。願諸兄善事老父也。言已。又語諸兄曰我一不欲讀爾沿門托鉢之詩克里士爲之震然。喬奇又曰我二不欲見爾糊牆補壁之丹青格梨不寒而噤。喬奇又曰我三不欲讀爾獵祭狼剽之彼得大帝傳。託爾聞此面紅耳赤。喬奇又曰我思此間良不足爲我之家我當別有眞家庭在我今且出而覓此眞家庭矣。言已飄然而出力闔室門砰然作巨響。衣緣爲門縫所牽遂力闢而更力闔之。

凡少年人當盛怒之時且此身又驟爲富豪其腦中思緒必棼亂複雜且由倫敦矮爾懷至灣水之處車馬絡繹行人如織往往遂遇危險亦意中事耳。喬奇乘一四輪街車至一旅館出步至司屈恩時已夜將半劇場且散惟罷游歸者載道人叢擁擠若流水行者皆沿路旁以趨喬奇擠逼人叢中可五分時始得縱步乃西向而前橫過脫拉非加而至仆爾木爾夫人旣有百萬之財則金錢

中所含之樂事爲幾何。又烏可勝數。有此巨財。則冒險者可作爲南極探險之資。好游者可作爲賽馬之孤注。慈善者可設一醫院。顧此種種者。皆非喬奇所喜。每思及一事。輒搖其首曰。此不足以耗吾財也。正緩步。仆爾木爾時。一摩托車飛駛向聖甲姆街。警號大鳴。戒行人也。喬奇非慣於步行者。摩托車警號鳴時。方沉思。何以處其財。一若未聞警號之聲也。於是前輪上之蔽泥蓋。乃直衝其身。飛擲其身。至於一家門首。適有燈柱。當其前。此燈柱兀立。迎之。若未審此君爲大富豪者。喬奇遂惛然不復省人事。

比陞。四顧在一極精雅之室中。窗啟。得得之蹄聲。與嗚嗚之警號聲。自窗而入。喬奇聞之。了了自審。己身似爲物所約束。不能轉動。自由左臂爲一繩帶所縛。有一質堅之枕。縛持於其體之右部。喬奇安然不亂。自察所傷。乃脇骨碎而腕骨折矣。自念吾顱何如者。思時試自搖其首。覺無痛苦。始大釋。顧頭上亦有繩

布則因其有浮傷也。安臥榻上自計。尙在人世。此未死之光陰。大足貴已。聞有人聲曰。吾友爾當少飲。此時室中黑暗。惟一弱光之火。喬奇細視。言者一極美麗之看護婦也。手持一哺飲之盃。至喬奇脣邊。喬奇曰。吾謝君。吾心滋憂。吾適晚膳未久耳。言時聲弱而啞。女郎嫣然作巧笑。俯其嬌軀。以皓然之玉臂。托喬奇之首於懷中。曰。此較君昨所飲者易上口也。喬奇蹙額自思。所謂昨日者果何日。女郎已測其意。即以哺飲盃。哺喬奇。且曰。君昨日病狀甚劇。自言嘗發。見一新出之摩托車。鑛此鑛擾。君殊甚。蓋君自經發見。此摩托車鑛後。常吹巨石。使出巨石擊車。車之外飾遂毀。喬奇不待詞畢。即張吻而笑。曰。吾不憶。昨宵作何言。且我居此幾何時。此爲何種病院也。女郎曰。君在此已一星期矣。此間實非病院。蓋此屋爲我所有。我於星期六之夜。乘摩托車歸家中。途遂撞君於地。致君受創。喬奇沉思良久。曰。信如是耶。言已。沉沉入睡矣。次日清晨。女郎又來。

看護曰。我意君此時已強健能言。盍告我以君之親屬。君之友朋乎。喬奇默思。
夢中事。渠夢中。髮鬢覺有一溫良之看護婦爲之整疊衾褥。又以海綿冷水蘸。
其面。非此女郎耶。乃答曰。吾殊無友。惟有親屬。顧家計亦尙豐。今乃成廢人耶。
女郎曰。吾輩自劇場歸。吾御者欲避君。而君竟不顧。致君受創。今我車之迴光。
燈亦爲君一撞而欹斜也。喬奇曰。嗟乎。吾體亦因君迴光燈之一撞而欹斜也。
女郎大笑。蓋喬奇喜作妙語。而解人頤。今雖在病中。不廢也。喬奇又曰。君其向。
爲看護婦者耶。何能熨貼病人。至此女郎揚眉曰。我尙未詢君。君果爲富家郎。
乎。喬奇曰。吾有現金十萬鎊。復有股票十萬鎊。此特其半數也。女郎冷然曰。若。
我早知君爲富人子。則我宜送君入於病院。吾乃至痛恨此輩富家子也。喬奇。
曰。君此言不免失禮。蓋君已知我爲富人。不當復作是言。女郎謝之。又言。生平。
喜看護病人。故常作看護婦。且無父母。且爲聖愛傑特看護教授所之女教員。

喬奇曰。女教員耶。是無怪君之創我。君殆欲得病人而看護之。故以車傷我也。女郎正色曰。君此言不失禮耶。喬奇笑曰。所以報君痛恨富人之言也。二人默然又久。已而喬奇乃曰。女士我創如何。曰。脅骨碎其一。左腕折且此際察君之言。則又似得神經病矣。女郎言時方俯首讀其書。

山華甫金鑛有限公司之司事人作密議於代許屋之事務所中。肥碩之富翁亦與焉。富翁仍衣其白半臂。坐於首座。目注窗外。作開會之宣佈。其他富豪。則相顧而議。辦法中一人。乃盛怒面赤耳熱。其領帶之赤。亦如其面。鉗孔飾以大紅色之花。是日所議者。乃因大股東喬奇。山華甫忽失蹤似已不在地球之面。赤色之人起立言曰。主席聽之。我敢決密司脫。山華甫必不失蹤。彼爲吾公司至重要之人物。吾等嘗踪跡得其家族。其家族不知其何往。吾等詢其存金之銀行。銀行不知其何往。吾等探諸其旅館。其旅館不知其何往。則則則此誠。

大難事也。首座者曰：頗足注意。頗足注意此爲吾生平所見最頗足注意之一。端也。衣紫者曰：彼乃吾鑛至重要之人，宜親來督理鑛務。今忽然失蹤，或謂爲大盜所劫。以二萬鎊勒贖……白半臂者曰：此問題亦頗足注意。桌之彼端有侏儒者，禿頂而黑髯，目架黑鏡，起立作極深沈之聲。曰：主席胡不僱偵探？即此一語而問題解決。此金鑛公司遂僱精練之偵探二名，其費則爲百鎊。

喬奇坐一溫軟之安樂椅中，女郎則姍姍自外入坐於其側。曰：山華甫君，吾欲有事相告。當君受創，吾等載君歸家時，見君囊中有金錢纍纍，曰：暫寄君家可耳。何絮絮爲女郎曰：非也。我實告君，我椿萱見背，僅有阿姊吾二人，常私議君爲何如人。吾輩攜君至家，實因創君故，而我又善看護，乃冒昧爲之。君嘗自許爲富人，吾輩亦深信之。顧此時……言至此，垂其婉妙之目光久之。喬奇曰：恣言之，何復沉吟？女郎端坐，合雙手曰：頃來兩夕，忽有偵探伺吾門，嘻可憐哉！君

乎。君果會作何事也。言已。愀然似不勝其憂。讀者諸君當知。喬奇居此室中。已六星期矣。其與女郎晨夕相親。幾視如家人。試問彼出此冷灑之家庭。驟入此溫柔之鄉。縱謠曰。蠭人者。又寧不長此情根乎。固已。此間樂不思蜀矣。今忽值探在門。喬奇狐疑曰。我嘗作何事耶。容我思之。憶曾有一次……語未發。吻女郎急起立。頻搖其手曰。吾滋不欲聞。乞君勿言。我思天暮後。吾當以車乘君。由小徑至車站。攜君同至多華。而置君於舟中。如是。則可免禍。君體已全愈。旅行無傷也。言已。即匆匆出。至夜。女郎衣黑色。看護婦服入室中。助喬奇易服。是夜天本不寒。而女則已以極大之外衣裹喬奇。如作繭之蠭。更以領巾圍其領。又購得藍色目鏡。使喬奇御之。喬奇曰。吾狀大類一怪物矣。女郎歛脣無語。僱一四輪轎式車。至車站。緊闔車窗。不交一語。復厚給御者。值而女郎已早爲喬奇預定一火車。告喬奇曰。子行時。宜作病狀。我則爲爾看護。可也。喬奇乃蹣跚。

而行時行時止見者咸詫之火車行時喬奇曰君送我至何許耶女郎曰至多華曰然則我將往何許我不自主君乃爲我定行蹤曰吾已爲子購票至巴達喬奇駭曰君乃欲我去國耶女郎張其蔚藍之目睇視喬奇曰爲君免禍耳喬奇曰休矣我何爲而若此吾不自審嘗犯何罪或有之亦不在七年監禁以上吾將因殺人而致受捕乎女郎聞言駭然喬奇深自悔危言以駭女郎幾欲自蹶以足已而多華車站至車停有二人沿車外徐步而行將過喬奇之車矣一人忽握其伴之臂乃同佇立喬奇見之愕然蓋其中一人赤髮多鬚乃其阿兄也喬奇自入火車後已去其目鏡領巾外衣是時其兄必能識之無疑克里士呼之已復至車門鉗其門鉗喬奇亟至窗前問曰子將何爲其兄曰我與若同車抵此喬奇乎人方百計覓爾盍釋爾手中門鉗喬奇安靜自若曰君誤矣我不識君曰妄哉爾固吾弟喬奇山華甫也喬奇復曰君必有誤吾名爲海京司

生平未嘗與君遇也。其兄曰：「妄哉！妄哉！」勿復發爾之蠢病。若固爲喬奇山華甫也。時車已展動。克里士隨車而行。言曰：「爾金鑛之公司方覓爾。彼等自爾失踪後。大起恐慌。已遣偵探索爾矣。」喬奇力闔車窗。掉首不顧。回視女郎。女郎面色慘白。顫呼曰：「山華甫君渠殆誑君耶？」喬奇頷首曰：「君誤我矣！」言至此。卽不復語。但搖其首。女郎曰：「我欲使君避禍。故伴君以行。何爲誤君？」喬奇曰：「茲行乃使我不能認其阿兄。君又誣我以罪。而驅吾出於祖國。言至此。車又抵一站而停。喬奇曰：「吾決下車矣。半小時中當有車至倫敦。若果其無也。則吾等可僱專車耳。」遂偕女郎下車。

數小時後。二人已乘專車歸倫敦。喬奇與女郎駢坐車中。曰：「吾以不堪人之譏嘲。遂飄然去家而行我之出也。乃欲覓吾新家庭也。詎料我事未成。竟爲君摩托車所創脫非然者。我此時尙在覓我之新家庭也。雖然我前者養疴君家。」

彷彿若爲家人。則我之新家庭固有所在。特未識爲新家庭之人者其意何如。
耳君創我雖已療愈然我心之受創則尙未加以療治我雖自知不足。君然
君或能矜憐俯允吾生平至恨作情愛語我又木強不慣作柔媚語君但嫁我。
嫁我卽足療我心頭之創矣以喬奇之言質直殊不類求婚之言顧乃誠摯出
自至情女郎遂低首無言而芳心可可我已早知其觸棄痛恨富人之夙念至
婚期之日喬奇之家人接喬奇婚禮之請柬讀之至末一語則曰禮堂無祝詞。
無演說於是山華甫家之雄辯家文學家皆索然無味。

加拿大歸客 天笑 豪漢合譯

往者凡人之至加拿大旅行者多能滿載而歸誇耀鄉里使人啧啧稱羨緣加
拿大地大物博富於天然之產幾若俯拾卽是徧地盡黃金也近世以還墾地
採礦者多詣斯土地產雖富又奚能供世人之採伐不鑿矧以彼狡黠之政府

即於是地設立官廳藉名保護實則自專厥利嚴禁獵利者之覬覦於是世人鮮肯信此爲樂土不敢視此爲致富之捷徑矣第事亦有出於例外者近日倫敦乃新來一客攜粲然有光之黃金五百萬鎊問客所自來則加拿大也十載前渠幾作社會黨之領袖言論甚多即其肖像亦常見於新聞紙上今竟面團團作富翁而返渠之歸來報紙亦極爲之揄揚讚頌夫物以類聚倫敦富翁聞此人歸則爭以一識面爲榮於是爲之設宴滌塵且紹介之於克魯塞士俱樂部延致爲新部員克魯塞士俱樂部者一班寒酸之士所不敢正觀之俱樂部也俱樂部陳飾華麗如摩洛哥之革支那之紅木無不廣搜博採見之令人咋舌地上復覆以絕厚溫軟之毯惟吸煙室則與他室少異吸煙室雖奢麗不下他室而獨無浮華氣大覺有雅風入此者雖安適而未有因其安逸遂生怠意者蓋愈逸之中頗能振勵人之精神克魯塞士俱樂部主人奇姆士處此室中

乃大似照片之居。鏡框內安適而復貼服其人。蓋社會交際之領袖。好揮霍。廣交游之人也。次則爲新從加拿大歸來之貴客。重裘襲體。大有加拿大風概。是時部中人多已餐畢歸去。此吸烟室中人漸稀矣。部員比雷自懷中出一募捐冊。蓋爲救濟比利士戰難災民而募金者也。比雷於此俱樂部中至能竭誠辦事。尤欲以俱樂部之善績。誇耀於人。旣出募捐之冊。乃宣言曰。諸君盍一念戰血餘腥之慘耶。向日之能謀衣食而贍其家人者。已悉赴前敵渠等。乃棄其家人婦子。毅然爲其國宣力。終日馳驟於槍林彈雨中。擲其大好之頭顱灑其一腔之熱血。以報祖國。勇哉壯士也。可敬哉比利士之軍人也。然諸君曾一思此輩軍人作戰之際。亦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眠不貼席者乎。若輩軍人良可敬矣。然亦不可憐耶。加拿大之富人悽然曰。吾誠憐之。比雷有喜色曰。天乎。仁人如君者。我乃自憾。不先向君求募。然此捐冊之第一行。已爲璣爾占去。渠輸助。

英。金。二。千。鎊。也。加。拿。大。人。乃。受。募。捐。冊。執。之。於。手。爾。時。室。中。突。來。一。人。卽。捐。助。二。千。鎊。之。璣。爾。也。奇。姆。士。遂。爲。之。紹。介。於。加。拿。大。歸。客。璣。爾。之。富。倫。敦。人。莫。不。知。之。而。璣。爾。則。睥。睨。一。世。似。目。中。已。無。餘。子。平。日。待。人。接。物。高。倨。之。狀。不。可。嚮。邇。然。人。震。其。富。也。亦。莫。敢。逆。之。今。夕。璣。爾。與。此。五。百。萬。鎊。之。富。人。遇。始。强。作。卑。遜。之。容。笑。指。募。捐。冊。曰。比。雷。君。當。已。向。君。乞。募。吾。敢。言。此。舉。實。屬。兩。善。蓋。募。捐。若。多。則。吾。俱。樂。部。亦。與。有。榮。且。捐。冊。中。所。言。者。亦。良。諄。摯。入。理。加。拿。大。歸。客。舉。其。鋼。色。之。目。視。璣。爾。加。拿。大。客。肩。博。而。面。挾。風。霜。色。兩。手。亦。生。重。繭。見。之。者。多。疑。爲。航。海。之。人。渠。訥。訥。似。不。善。言。而。言。時。亦。無。勉。強。矯。作。之。狀。聲。調。從。容。語。曰。頃。者。僕。曾。言。我。心。至。憐。若。輩。我。知。若。輩。所。遭。實。窮。極。生。人。之。悲。慘。至。今。日。禍。猶。未。有。艾。也。言。已。少。休。見。無。人。置。詞。始。續。言。曰。吾。因。言。此。輩。之。悲。苦。乃。斗。憶。一。悲。苦。之。事。諸。君。其。樂。聞。之。乎。請。爲。諸。君。言。之。吾。居。北。部。有。年。其。地。荒。寒。故。居。民。

亦多悽冷悲苦之事。卽婦女亦然。須知凡人因其眷愛之人而遭悲苦者。其悲苦實至不可堪也。六載前有英倫富人結隊行獵於斯土。一富人與大隊相失。彷徨林野。暴風驟起。大雪纏紛。時地上本有積雪。至此而深可沒脰。卽此富人而論。疑渠將葬身雪塚。顧乃不然。此富人樂生而怯死。奮其最後之餘勇。與風雪相搏。渠衣重裘。故能久存其溫度。第雪片吹附其炎炎炙人之面。凝結成冰。有如千萬兵刃。直劈其肌肉。兩目亦如瞽。屢仆地上。而爲雪所覆。渠乃力疾強起。此人以畏死之故。精神乃奮發狀。若狂癲然。人類之氣血究弗敵。無情風雪之威嚴。蓋風雪之力。能使人血氣凝結也。渠不能人立而行。則匍匐獸行。幸渠運佳。顛頓於一採金者之門。砰然有聲。是屋中有二人。一婦人及腹中未產之兒也。婦人有夫。日出以採金爲事。乃久待不歸。且風雪載途。婦人深懼。乃夫葬身雪窟。寸心如焚。焦急莫可名狀。兀坐門內。深願兩耳能聞。門外或有生人之。

聲息良久。惟聞雪飛風吼。撼屋欲圮。已聞門外似有微聲。似靜待其啟鑰。久之復寂然。自以爲誤聽。而心終弗釋。啟扉見一人僵臥門次。大駭失聲而呼。初猶意其夫也。更視之。乃一素不相識之男子。脣翕張作哀狀。已不成聲矣。婦人雖失望。第心中猶深憫。是人竭其薄弱。如綿之力曳之入室中。復闔其扉。婦人居此地者二載。深媿急救。爲風雪中傷者之法。乃使傷者遠爐火。解其衣。爲之按摩。四體時此人之面部及衣履。積雪團團凝結。且成冰人矣。婦人爲之按摩。積雪始漸溶。又以酒精飲之。嗣乃裹以厚氈。少頃甦矣。婦人遂飲以薄粥。蓋以全神救是人。故萬種驚懼。悉以忘卻。及其神志已復。彼憂念復起。則以所憂者語之。此客客似惻然。婦人仍絮絮自道其憂懼。而客漸厭之。婦人曰渠此時宜歸。今猶杳然爲風雪所啖矣。婦人屢作是言。客殊厭其喋喋。則思所以止之。曰渠當豫識風雪之來。爲之戒備矣。婦人曰否。風雪之來。初無豫兆。客曰彼或未

與同事者相分。人衆當能營覓蔽身之地。婦人愀然搖首曰。渠謂今日必歸能歸者。此際當已寧家矣。客見婦人多言意殊厭倦。彼富人者。身處膏梁文繡之鄉。初不知何者爲困苦。至今日始得少領略。此二字之滋味。心殊惡之。此時甫自困危中。微復其安樂。正恩靜息。又何暇顧此貧困。婦人所言。婦知此客。非能曲諒人之苦趣者。然舍此人外。誰復能爲我助乎。爾時客苦於婦人之曉曉。不已至欲速去。而之他。第狂風怒雪爲狀。良險。婦人曰。君能爲我往。一援彼失路之人乎。由此間至彼同事所聚。採金之地。可十五里耳。脫君能至其處。告之若輩。若輩與吾夫善。必樂助君爲覓吾夫。嗟夫。君其哀憐我。而一行乎。婦人言時聲殊哀惋。且其作是言。淚隨聲墮矣。客弗獲已。強應曰。諾。一俟風雪少停。道可行。人我當爲子去。婦人心略慰。第此際風勢益猛。雲飛益急。若欲將全世界葬之。冰雪中者。逾一晝夜。仍不少減。婦人則憂懼極而病矣。昏昏不省人事。時或

少。甦。然。頃。刻。復。暈。偶。作。囁。語。且。厲。聲。慘。呼。客。亦。神。志。頽。喪。然。猶。能。苦。勸。婦。人。勿。爾。婦。人。則。常。飲。泣。哀。懇。客。往。援。其。夫。又。翌。晨。客。見。窗。外。風。雪。已。息。陽。光。自。雲。隙。下。射。婦。人。病。勢。亦。健。退。然。厥。狀。益。類。狂。癇。促。客。謂。今。日。已。可。行。客。乃。預。備。行。事。屋。中。尙。有。食。品。客。乃。取。若。干。作。途。中。糗。糒。又。有。雪。鞋。客。亦。履。之。婦。人。強。支。病。體。坐。榻。中。默。然。視。之。客。出。門。時。謂。婦。人。曰。吾。當。如。言。毋。庸。慮。也。婦。人。曰。自。此。徂。彼。東。行。十。五。里。卽。是。矣。客。乃。閉。扉。而。出。以。手。拭。額。若。額。間。有。汗。者。實。則。天。嚴。寒。何。來。汗。點。已。遂。西。向。而。行。詣。敷。里。雅。敷。里。雅。乃。渠。所。自。來。處。也。加。拿。大。歸。客。言。至。此。而。止。雖。作。長。言。而。狀。殊。甚。憊。惟。緊。闔。其。唇。目。爛。爛。四。矚。聞。者。咸。不。置。一。喙。又。未。審。其。命。意。所。在。而。捐。金。二。千。鎊。之。璣。爾。則。詢。曰。厥。後。此。婦。人。若。何。加。拿。大。歸。客。不。卽。答。少。選。始。曰。彼。雪。中。富。人。爲。此。婦。人。往。覓。其。夫。亦。殊。非。難。事。蓋。敷。里。雅。距。婦。人。所。居。爲。程。可。三。十。五。里。而。採。金。之。地。則。僅。僅。十。五。里。耳。此。客。果。能。哀。憐。

此婦人而又念其救命之恩者則爲事甚易此婦人亦將感激無既卽婦人之夫已死爲之一報死耗亦佳而此客竟若不知不聞逕向西行意者此客已厭加拿大之險惡急於歸家乎奇姆士曰此客或不辨方向故有此誤乎加拿大歸客曰否渠攜有指南針東西亦不能辨耶且渠西行十里後與採金之羣遇渠胡不向若輩一詢或以覓婦人之夫事轉託若輩也渠非特漠不關懷彼瀕危之可憐人且請採金者導渠至數里雅意者渠或恐婦人之夫已葬身雪窟卽覓之亦於事無補然此客受婦人深恩旣知其夫死則正宜憐而助彼寡婦及未產之孤兒蓋客固富人也嗚呼吾今詳述此婦人之夫矣彼雖爲風雪所摧僵臥雪中然幸未死乃爲其同事者所救踉蹌歸家則其兒已產而死其妻罹炎症亦瀕於危幸不久亦愈吾今述此故事以告諸君者蓋欲得君等一評此富客耳君等試謂此客爲何如人者比雷曰是誠一至動人心之故事然此

事爲實蹟乎。抑出自杜撰乎。奇姆士此必非實事。天下安有忍心負義如此客者。璣爾曰。寧有此事。語時聲作震顫之音。比雷曰。究竟此客何名者。加拿大歸客曰。此婦人未嘗一叩客之姓名。璣爾曰。然則爲無稽之談矣。加拿大歸客曰。否。言已起立徘徊室中可十餘武。復歸其座。言曰。實告君等。婦人之夫。卽我。彼雪中來投之客。嘗遺一手帕於吾家。帕之角有其姓名之字母。吾等從雪中未沒之足跡。跡之至數里。雅足跡爲他人所亂。幾失之。然終得之。至船埠。知渠已乘輪返英倫。然旅客姓名冊中固赫然有其完全之姓名。在璣爾君乎。拙荆今晨幸得復瞻足下顏色。渠深詫足下之不復識。彼言已出一手帕授之。曰。是爲尊物。敬以奉璧。璣爾不受。默然而出。加拿大歸客微笑。以帕授奇姆士。曰。彼既不受。則敢以此希有之物獻諸吾俱樂部中。以作我入部之紀念物。又取比雷手中之筆。曰。我固深憐彼悲苦。無告之戰地人民者。蓋我亦嘗身受不幸也。言。

已就捐冊疾書曰安那尼二萬鎊其妻亦二萬鎊

贈書女 天笑 豹漢合譯

嗟夫。人既抱殘廢之疾。又復悽寂孤零。如日處墟墓中。以此種種不幸。無聊事而加諸一人之身。其痛苦當何如。芸芸萬衆之中。果有是苦惱人歟。有之。其名曰。韋世清。韋世清以是之故。曾載一廣告於報端。當其作此廣告之稿時。輒亦自笑其愚。自忖脫令人見之。當嗤其拙劣之不暇。又將有誰爲之置意。果有人能熱心此廣告者。則彼人之心必非近世所宜。有或爲古道之長厚良善君子耳。雖然。若有人能加慮於此廣告者。則韋世清之不快藉可大減。吾今述廣告之詞曰。今有一人。罹酷疾。身受無窮之苦痛。欲藉觀書以排遣其鬱悶。特未審何書爲至善。脫有人肯以書名見示。則不勝感激。函寄本館轉交跛狗收可也。韋世清雖不自覺。此廣告爲異實。則自有報紙以來。此廣告實不多覲足爲異。

聞之一。韋世清謀生於殖民地者二十年及歸鄉音已改變毛且斑舉目無親子然一身雖處故鄉猶異域也左右思維知無術足以遺悶欲求計於人則友朋絕鮮遂決計登此廣告或有奇望耳韋世清勤苦半生今已四十有五歲矣腰橐充碩意謂得此可享半生安閑之樂寧料天乃不恆錫人以滿望如意之事韋世清遂病終日除偃臥於旅館華美室中之軟榻外不能有所操作蓋韋之病乃瘍也在他人處此境嘗此悽獨之況味或將引起少年時之情絲惟韋世清則并少年時之情絲而亦無之渠於壯年曾於殖民地娶妻生子閱十五年妻故復續娶一婦婦悍而無德惟利其金錢其子不堪窘辱背父出亡韋世清念子切追念禍原不能不歸咎於婦時時嗟怨後竟決然與婦離異以是之故深惡婦人視情愛如蛇蠍并謂愛情者能以金錢購取者也以金錢購取者愛毋寧以金錢購取好書且以沈溺情海之中實怠惰之人所爲韋世清則絕

非怠惰之輩。生平除妻外不許婦人一近其身。經此家庭變故。益恨婦女若深。仇矣。二十年中除營生而外。未嘗手一卷書。至是悶愁無遣偶。取一書閱之。大約其中樂趣。覺書中別有天地。一時興到。命旅館侍者引至藏書樓。惟見書目繁夥。浩如煙海。信手取閱。殊寡興味。欲求人以善本告顧。又不屑以此瑣碎請示於人。遂登廣告。以巨大之費。登諸要事之欄。人見之者。皆哂爲無謂。夫以書目。事跡等告人。本非難事。第都市之人。終日碌碌。皆勤於爲己。懶於爲人。以爲此事。無與於我。寧有此閑晷也。韋世清候之既久。以爲絕望矣。閱一星期。忽有一械。自報館轉寄。至字跡嫩弱。如稚子筆跡。展讀其言。凡拼法及文法。皆足令。人捧腹。信必爲一稚子所寫者。韋世清笑而讀之。其書曰。吾甚憂君爲病人。且。甚憂君之痛苦。吾甚願以所知書名。悉以告君。唯吾今祇知有兩書耳。其一爲。黑奴籲天錄。一名奧梨夫人之秘密。茲以書名告君者。願君閱此書後。病體即。

愈。吾雖不識君爲何如人。然甚爲君抱憂也。書末無姓名。復無居址。祇此寥寥數語。并附以書兩冊。韋世清接此。不知所自來之函。深以爲異。自思除兒童而外。更無人肯爲余助力。除兒童而外。亦更無人以書投人。而倉卒脱落其姓名。居址。除兒童而外。更無人能不一言及酬謝二字。是則此書必寄自稚子。無疑。再展讀此兩書。則書已敝舊不堪。且韋世清於幼年時。曾經讀過。顧事隔數十年。都已忘卻。此時讀之。覺似良朋重敍。趣味濃郁。實非他書所能比擬。至於忘寢廢餐。而不自覺。如是者。接連數日。痛苦大減。深感此稚子之情思。有以謝之。遂更草一廣告。成以簡短之語。付諸報館。其詞曰。黑奴籲天錄。奧梨夫人之秘密。此二書至佳美。吾甚欲知君之姓名居址。將以特別酬爾。尙知有他書之名否。數日後。復得一函。則曰。吾不喜受君之謝。君喜吾書者。吾且樂甚。尙有一書。名富島者。爲吾所酷愛。惟此書。乃兒童之書。非先生輩所讀。吾有一册。乃他人。

所棄已遺失數頁。今以寄上。君可讀之。蓋我所讀者亦此亡去數頁之冊耳。君何事跋足。吾所不能解。然吾望君他日必能健步也。下署倫敦西南愛而近路十五號。耐絲蓓里上。韋世清得此函及書後。心大感動。生平雖惡婦人。而於婉變之女兒。則頗愛之。矧此女郎誠摯之情。溢於字裏行間。雖未與謀面。然闔目瞑想。則必爲一極可喜之小女娃。因此華顛老子。乃與此絳頰女郎。遂成爲精神上擊。愛之忘年。友富島一書。雖屬童話。然韋世清讀之津津。若有餘味。竊忖無怪耐絲愛此。每揭一頁。時若覺耐絲之靈魂。亦伴其旁。助其展卷。又念耐絲必亦酷好觀書者。無疑。因另購一本。中有精美之圖畫。且頁數亦無錯漏。以之寄贈耐絲。於空葉上書曰。贈吾小忠。告人耐絲。蓓里感恩之跋。狗其下。又署己名。及月日。耐絲得此。當可徧閱無遺矣。歷月餘。韋世清復作一長函致女郎。謂得讀君所紹介之書。覺無窮愉快。又以書中心得領悟之處。告女意。女亦當。

與己表同情更命女郎常以函來其中有云我之跛亦不甚苦惟不能奔躍終日僵臥於輞榻之中耐絲乎君幸勿爲我而憂吾有時亦能出游夢中且能馳馬日間有爾之書以娛我我雖病固猶無恙也吾之小友乎爾其趣以函告我爾年幾何矣爾雙眸及額髮之顏色何如以我思之爾當爲八九齡之可愛女娃能深思易動情並憨跳聰慧而又慈愛天真之稉子信乎爾有弟兄姊妹否爾讀書時乃無人爲爾伴乎仁愛之小女友願上帝相爾也函去後乃久久無覆脫令韋世清而健全者當能往查詢此函之踪跡惟是殘疾纏繫寸步憚於移動遂不能往顧心中則絕未忘懷彼贈書女郎也時光飄忽年復一年在他入視此數年固爲轉瞬間事而韋世清以殘疾孤寂之身則滋覺其久數年中日日如此除彼贈書女郎之一樂事外所思憶者都屬悽懷悲境又越數年韋世清生命之幕突然驟閉人見其坐輞榻中口啞於斗斗中菸半已吸去所餘

者尙熱可炙。手而膝上置耐絲所贈之富島一書可知其逝時乃安閉無絲毫痛楚也。某日爲韋世清告白出現於報紙後之七年又零一月有一女郎立於律師公寓之門外手持一函函末所署之名卽此門上一牌之名乃律師之名也。女郎狀至美衣黑服非持孝之黑服乃平常勤勞之女僕所衣之黑服耳。既讀牌上之名乃拾級登樓以名告阍者。阍者入室白之二人二人爲律師方對坐於一巨桌理事。桌上積紙無數。二人命延女入。起迓之年少者移一椅令坐。女仍立而不坐。律師堅請坐乃坐。年老者曰君爲耐絲蓓里姑娘答覆吾等之函者耶。女曰然此卽吾名也。律師曰吾意姑娘今乃屈爲人家婢僕耳。曰然吾女主人已允吾至此蓋吾主人意謂令我親來勝於以函覆也。先生召我來此得毋有要事耶。言時狀頗遲疑蓋女郎此爲第一次與律師語良覺瑟縮不安然無畏色也。律師曰事無有重於此者然君苟能以證據自證爲耐絲蓓里者

吾輩將有佳消息相告。女郎曰。吾有女主人也。吾女主人者與余同居者。有年。彼當能證我爲耐絲蓓里。律師曰。爾能自言其生辰及生育之地否。（西人生子必以名報之官。查人之來歷可以無誤。）曰可。遂告之。律師立繕於紙兩律。師交視有頃。年老者曰。吾等函中所問君者乃韋世清之事。君知其事否。女面賴以手力握拳。律師又曰。實言無諱。今汝此一言者固甚重要也。女似窘甚。舉目四顧。似不欲言。繼乃曰。是乃。幾。一小事耳。且遠隔數載。先生吾不欲言矣。律師曰。毋懼。吾等均甚欲知其詳也。女又疑遲良久。乃曰。此事乃在七年前。吾爲人家一廚婢。一日吾方以舊報紙引爐火見報上有廣告。乃一人欲得小說。書名其人自稱曰跛狗。吾向亦喜閱小說。且此老人并書名而不之知。又抱殘廢。覺其可憐。孰甚。遂以所知之書名告之。時吾方十二歲。乃不知此爲犯法或有害之事。吾之告彼。以書目實出於憐憫之心。無他意也。律師曰。厥後又何如。

曰數日後吾復覩報上有廣告此廣告以吾所告兩書之名爲冠其下則仍署跋狗之名渠謂二書甚佳并欲得我之姓名住址以謝我蓋我致彼第一函時未嘗署名吾以爲此斐斐者不值謝也後我又寄一書與彼書名富島已殘缺不完全然吾見此人欲得書之心甚切故卽以是相贈又閱數日渠以一新富島之書返贈我裝飾至美內書我名及彼人之名我得此書後不久卽辭我舊主而就新職此書今尙在言至此戛然而止遲疑曰吾作此事得毋有干法紀否律師莞爾笑曰此爲爾將得極幸之事之起源也女曰幸耶我何幸者曰然女郎不聞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者耶種之者本屬無心而其萌芽已於暗中發展日久必可望收成此卽姑娘之謂也實告姑娘吾等爲已故韋世清先生之承理遺產人渠本有子二月前韋世清得其子之消息謂渠在澳洲開採煤礦爆裂以死韋世清先生本欲以產之半遺其子而半屬姑娘今其子已死已

全數屬姑娘矣。女色驟白駭愕不知所可。律師曰：「姑娘但以韋翁所贈富島一書一示我輩足矣。」女狐疑，領首低呼曰：「以其遺產全數屬我，此果何謂？」律師曰：「渠感姑娘恩立遺囑時，其神志至清爽，當可毋慮。」時女兩目泛赤淚凝然，注集眶內，搖首曰：「此翁已死耶？痛哉！」渠以遺產屬我，想必有誤。律師曰：「無誤。渠本欲覓得姑娘使姑娘親蒞同證其遺囑，惟不知姑娘踪跡。渠最後致姑娘之一函，乃爲郵局壁返致，無從通問。想彼時姑娘必已去舊職矣。今者吾等已得姑娘，當勿容推諉。姑娘芳齡幾許矣？」女低聲曰：「十九歲矣。」律師曰：「然則可立承此產。」姑娘亦欲知此產之數否？今姑娘已爲韋翁之嗣女，一極可尊貴之嗣女也。女不答，奇駭之心猶未鎮定，竊意吾與彼人從未謀一面，奈何逕以遺產見屬？此爲合理乎？抑悖理乎？萬念如潮，一時皆集，起落不絕。律師又曰：「所遺之產可十餘萬鎊，吾等一時不能取集，蓋尙有數部分遠在他國略言之。每年之子金可

在五千鎊外此數滋巨姑娘將何以處之女聞至此驚呼以手掩面女生平所知者至多不過十鎊二十鎊止矣今驟聆此反疑身處夢境向者見彼高車駒馬之士紳貴女不敢正眼一觀行經通衢亦時爲警察阻止戲侮今何幸而得免此辱事更有意中人名喬治者爲奧斯佛大學學生與己爲中表親相愛甚篤欲訂爲婚乃爲喬治之母所阻意謂耐絲乃貧女足以辱吾家清白今又何如且喬治亦小康之家耳思至此心大動而哭淚沿玉腕而下墜兩肩頻聳不已律師藹然輕拊其背曰尊貴之姑娘勿哭且此時無哭之需要今後爾可勿爲人傭矣女忽呼曰噫先生吾必拒此遺產吾受之實惡甚吾之初意非欲圖他人之報且吾若受此產將何以處之律師曰毋作是言以姑娘所爲者固極宜有此酬報姑娘苟不受將何以對韋翁乎韋翁之以此產遺姑娘乃其一最後之意願至堅且摯姑娘寧忍負之姑娘卽不欲視爲財產則視爲紀念之物

亦無不可。若堅拒之者，非特老夫不爾，許恐韋翁地下亦不能安然瞑目也。至於若何處置，則一憑姑娘。姑娘視如何至佳，則如何處之可耳。女默然不語。其少弱之決心，實不能勝。此年高識廣，口如懸河之老辯護士，已默然稱可矣。已乃曰：吾與韋翁，無一面之識。今乃貿然受其遺產，良覺不安。先生能以其事告我否？律師本亦未能詳知，韋世清事卽就所知者告之。女側首傾聽，每聞一語，淚必一墜。及畢哽咽言曰：彼之瞑逝時，乃孤寂如是耶？此仁善長者，七年中乃孤寂而病，吾果早得知是，當棄我舊主人爲任薪水之役矣。天乎！吾何以自贖？其答。

女小說家 天笑 毅漢合譯

貝勒梅，自以爲世界至樂之人。嗚呼！貝勒梅誤矣。雖然，脫令吾輩當此境地，其樂正不讓於貝勒梅。蓋貝勒梅之樂者，自驕其有慧美之妻也。夫吾人忽忽百年，

年光陰卽飄然而去乃得此閨中俊侶自爲天壤間至樂孰不生此思想貝勒梅亦猶是耳而孰知苦惱亦卽閨蘊其中貝勒梅當局之人固懵然罔覺也

貝勒梅意其夫人殆爲世界第一富有天才之人以其伏案伸紙嘗著述小說以自娛揮灑成數萬言必有一日飛散其芳名於宇宙之內令羣士戢戢拜倒此女文豪於革履之下者而又自恨賦性庸俗不能領略其夫人著作中之有何興味但覺澹然寡趣然默忖此閨閣中之文章必細膩熨貼而我以麤鄙故未能嚼英咀華不能知此中才調之勝人耳

貝勒梅之對於夫人以珠玉在前自慚形穢而夫人亦頗藐之不無有翠鳳隨鴉之感以此嘉儼宜有琴瑟之樂顧乃無之人未見其有交相親愛之容也貝勒梅夫人喜孤寂耽靜坐方其凝神構思時卽其夫有所詢問亦不暇答敦促之則嬌豔如花之貌叱咤作嗔音矣貝勒梅卽諾諾而退夫人又恆自蟄於一

室中輒戒僮婢微論人類卽聲色臭味亦不得侵入故其嬌軀籠閉於書城中則謝絕一切外緣而作閉關自守之態度此心亦如游漾於夢境之中以構此空中樓閣也

故貝勒梅以門外漢之資格常欲偎傍玉人追隨於其愛妻左右顧乃不可多得貝勒梅爲勤於職務之人初亦無所不愉以爲此蓋文家積習良無足怪矧吾有雅秀之妻如此者亦足以傲彼擁癡肥拙笨之妻而日往來於交際社會中者矣凡人必有一癖性雖在婦人亦不能免此種癖性各有不同而爲之夫者恒不願其妻之有此癖性或以家庭之習慣或緣體質之秉賦獨彼「文人癖性」則大非以上可比此四字至風韻雅適耳故貝勒梅亦初不以妻之狀爲忤

迴憶兩方成婚時貝勒梅適得一順利貿易獲利頗豐自念後此若能永永

如此者則其樂且勝於當日發明X光線時也。結婚後果連得勝利大喜。如身入樂國。又念我當事事順從吾妻。以博夫人之粲顏。渠欲得一摩托車者。斐斐者。我亦非所恤。其他珍物。我亦惟盡我心力以求之。雅不欲吾夫人清苦寒儉爲人笑也。孰知貝勒梅夫人之志竟不在此。貝勒梅請之夫人。則言但欲以文藝。自遣區區。摩托車僅能馳駛於通衢大道之上。寧足以挾我馳騁文場乎。貝勒梅夫人之儉樸良足以風當世。顧雖不敢有女文豪之希望。亦決不願爲擁珠裹翠。金迷紙醉之貴婦人。但得草冠素裳。閑步村野。偶擷叢花。得享彼中幽蒨。風味採取小說之材料足矣。

嗚呼。讀者諸君。余非小說大家。亦嘗聞彼文家之緒論矣。凡爲小說家者。宜先有警慧絕人之眼光。庸流所見不到者。我能矚之。雖重門鐵扉。不我阻也。審人之言。動容色而能知其胸懷。所蘊舉凡性情習慣。若何心思。理想奚在。如鏡無

遁形方筆能寫影。而又須有敏捷之思。豐富之識。人所不能見者。我可悉其纖微。一軀幹中包含至頤。有比以引擎之機械者。然其變動於隱微。則非引擎之能事也。今欲洞察種種之事物。而一一描寫於尺楮。使其活躍如生。夫豈易事乎。不寧惟是尤須輔之以超越之文才。雅潔之文筆。夫而後嬉笑怒罵。發爲文章。令讀此小說文者。其性情心理。一一隨此小說爲轉移。此小說家之魔力。至巨而社會人心。始得其功益也。

貝勒梅夫人海蘭女士者。我不知亦嘗研究及此乎。彼亦似震夫。世有英雄。有才子。有美人。有俠女。有大賢豪奸慝。種種人物。可一一納諸小說中。其意甚盛。而不知小說之文。含情綿渺。幻妙無緒。寧能使舉世之所謂英雄才子。美人。俠女者。咸板板無生氣。蹈彼同一之窠臼。似每一小說必延請此數種人爲之搬演。大似傀儡之登場。則趣味何在乎。而每當綠窗人靜時。貝勒梅終日勤勤。至

此可以休憩身心俱泰則夫人輒取日間所作讀以娛其夫貝勒梅屏息聽之深念吾妻之才爲舉世所罕覲顧聆其書中言則昏昏欲睡雖強振精神而百覓終莫得其興味爾時貝勒梅之狀態則正如學童夜課不覺其首觸屏風也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貝勒梅夫人方興味譚譚口講指畫而貝勒梅則蘧蘧然已入黑甜深處矣夫人不覺嬌嗔以爲貝勒梅身無雅骨不配爲才人之夫然而彼身爲一家之主婦而家庭及兒女之事漠不關心當其未入書室之前時亦督策傭僕料理家事至於一履書室則重門嚴局千呼萬喚不出矣夫人有子女各一子名湯梅女名桃麗思兩稚子罕得見其母在家中亦躡足而行寧靜不敢噪恐噪聲震驚其母則擾亂文思而責詈隨之矣

兩兒不得暢遊便覺無生氣久之乃得一策則恆乘人不覺偷出街外與鄰兒嬉也而貝勒梅夫人亦不之禁蓋深幸兩兒出門則室中益形靜寂矣貝勒梅

日間勤於所業。夜甚憊倦。歸後乃覺屋中虛寂。無笑聲。卽他人之過其門者亦覺。庭院沈沈。大不類少年夫婦之家庭也。脫以家庭之中。均若彼夫婦之冰冰者。則祇可視等逆旅。亦安有家庭之樂趣耶。

海蘭每於萬寂中。聞其夫入室之足音。則亦於此時。啟其書室之門。以迎其良人。錫以常例之親吻。一日貝勒梅頗覺有異。蓋其夫人第一次所著之書已竣。事數月。此時方著一新著作。而斗覺夫人容光慘澹。有不豫之色。乃駭問曰。吾愛奚事不快耶。夫人雙蛾微蹙。瑩瑩若有淚痕。曰。休矣。我所著之小說。乃由書賈寄還。嗟夫。寧不使人失望耶。

嗚呼。以彼貝勒梅夫人絕世之姿。日炙其芳心。殫思竭慮。始克成此一卷。物宜如何爲世界所寶貴者。而其結局乃一至於此。滿意以此書脫稿。必爲彼編輯大家稱賞。將更請其陸續著述。延之如上賓。矧以女文學家。世不多覲。高才博。

學如貝勒梅夫人者以其錦心妙筆發爲文章則其歡迎爲何如而無如彼贖
贖者無目竟交臂失此大著作不亦可慨也夫

貝勒梅曰原稿已璧汝耶我似聞君言送稿時彼輩尙作諛言也夫人曰諛言
爲一事稿之收錄別爲一事我今乃知彼輩之諛言脫口成章蓋一種對於投
稿者之交際學也我知渠輩對於吾稿曾未加以細閱遽爾投棄或以我爲新
進之小說家其名於前此未嘗見過故卽輕視之略不爲意渠輩操選政者隨
意爲愛憎初不知此數十葉之文稿皆文人嘔心血絞腦汁以成之者也貝勒
梅曰我聞之人言凡人第一次脫售之稿良不易易也夫人曰君言是也我自
信此書力加經營當不至爲人唾棄脫發行以後謂必無人加以贊許者我不
信也

貝勒梅曰我亦深信如此今汝又作何計畫夫人曰我又烏能與人爭者我惟

完此新作。設法令使舊稿付梓耳。或者世人喜讀吾書者。則必踴躍而求我新作耳。貝勒梅期期言曰。萬一世人之無目。一如彼書賈者如何。海蘭曰。噫。我知決不如是。且凡小說家之著作。有一時不能售者。後忽風行於世。尙有一書出版。惡評之喧騰不絕。久之忽又爲社會所崇拜者。取證固甚多也。

貝勒梅曰。雖然。此僅見罕遇之事耳。苟或不能者。將如何。夫人曰。若是。則我惟終我生著述小說。非至成功不已也。我賦性既如此。我愛好又如彼。我旣抱此志。則奚論受何摧折。終必貫澈我之目的也。貝勒梅曰。勇哉吾妻。何立志堅定。不屈。若此殊非我輩鬚眉所能及也。自此而後。貝勒梅夫人仍以每日之成績。爲其夫誦讀如恒。且一一細言其得意處。若結構之精嚴。詞句之熨貼。娓娓者。不倦。貝勒梅因亦作頑石之點頭。實則胸中不甚了了。并不知其佳妙處。何在。第以紅窗燈影。定爲蘭閨。每夜之清課。過後思量。以吾妻如此豔質。其文字亦。

必動人默念此嬌小可憐人竟鬱鬱不得遇一明眼者則我必爲之設法以博吾愛之喜悅也。

貝勒梅輾轉思維舍自行出資印刷外殆無他策。貝勒梅家頗小康且又吝於財者惟此事須不令其夫人知之否則將益增其不怡也。貝勒梅爲商業界中一健兒遇萬難之題目瞬息可以解決於是遂定其計往謁書賣而商之書肆之名爲派克力菲及高電頓蓋二人合資之公司也營業至廣。貝勒梅往見派克力菲曰敬有一事奉詢君等之印刷事業亦收文家之著作乎。派克力菲曰恃此爲業烏得不收。貝勒梅曰然則我輩可以言矣。吾妻不嘗有一書奉塵乎。派克力菲曰然有之尊夫人曾以大稿求出版於小肆我未寓目而審定投稿之編輯人告我者。

貝勒梅曰是矣審定人以爲何如此書可收錄印行歟。派克力菲莞爾曰茲事。

恐有方台命實告先生。頃者審定來稿之編輯人已以此書內容見告並加以批評其中一結語云「嗟夫我不解世人何以人人自信能著小說一何謬也。」凡彼檢定來稿之人之責任但欲於此羣稿中擇其最佳者以供取錄否則奚能助其主人之營利且凡稿一經登錄付諸印刷直至於出版以後爲之主人者乃日日觀察讀此書者之輿論如何以爲從違苟得讀書者同聲稱許則肆主亦稱許檢定此稿之人大有目力知所去取初不問其書之內容如何也。萬一經讀者加以微詞則肆主亦必大怒且恨審閱者之無目而妄行取錄甚者且褫其職矣故審定來稿之人皆兢兢焉有以審慎之如貝勒梅夫人之書則早經再三覆閱而決定其不能有利於營業者也。

貝勒梅曰然則此稿難入選矣敢問其故何在派克力菲曰此則我已忘之矣我輩每日所收之來稿良多又奚能一一憶之貝勒梅曰雖然我今欲有求於

君。乞君。寓書。吾妻。謂仍。請以。大著。寄還。決定。取錄也。派克。力。菲。曰。是恐。未能。爲。力。貝勒梅。曰。否。吾詞。未畢也。其代價。若干。我當。承認之。惟印刷費。由君輩。任之。卽令。我攤分。若干。亦非。所恤。若是。則縱使。銷數。未廣。而君輩。終能。獲利也。派克。力。菲。曰。將令。著作者。自出。印刷費乎。此另爲。一辦法。脫著者。能更。以稿示。吾等。吾等。當覆審之。以報君。

貝勒梅。曰。然則。請君。卽於。此時。決之。派克。力。菲。曰。若著者。之稿。殊劣。則雖。自任。印刷費。而書肆。中亦。不願。爲之。發行。以此事。亦關於。出版者。之名譽也。貝勒梅。曰。信如君言。爲書商者。乃隨波逐流之生涯耳。能悅衆斯享美名。派克。力。菲。笑。曰。先生之言。聰明極矣。貝勒梅。曰。善。但我今。請君。寓書。吾妻。謂欲得其稿。而覆審之。僅此而已。派克。力。菲。曰。敬如君命。

次晨。貝勒梅夫人。果接一函。急起。其夫。喜躍有如小鳥。其嬌憨之態。一如其爲。

女娃時貝勒梅亦爲之喜。夫人曰：我頃得派克力菲及高電頓之消息矣。我固知彼等必將後悔也。貝勒梅故作不經意之狀，含糊應曰：派克力菲及高電頓乎此非書賈之名歟？曰然渠輩前返吾稿今又請再寄與覆閱且云前稿匆促付還殊多冒昧。今請重賜一讀云云。貝勒梅曰：此好消息也。我聞之滋樂君稿必有希望矣。夫人曰：吾愛之言佳哉！我不審渠輩曷爲有此誤點？幾埋沒煞人也。貝勒梅早知此中底蘊。今聞夫人之言不禁爲之暗中失笑。乃詢之曰：汝將允以此稿重投之歟？夫人曰：胡爲不允？我意此次必能錄取。試思脫非彼輩追悔而念及之者，當亦決不更令我重寄前稿。貝勒梅曰：信也。貝勒梅覺其夫人今日歡喜之容溢於眉宇，爲生平所未見似一室之中咸透其春暖之氣者。遂抱而與之接吻。夫人亦以是報之。貝勒梅覺其妻此次之接吻甜蜜無倫。顧夫人自寄稿去後可兩星期而猶杳無消息。渴望之心無時或已覺度此十四日。

之時。光實等於十數寒暑。乃爲有生以來至難堪之境地。凡投稿家之希望。恨不稿入肆主之手。轉瞬卽爲精印之本。散布人間。其遲遲不得覆者。實望君如望歲也。而貝勒梅夫人則尤甚。以在此區區十四日中。海蘭之秋波涸矣。至第十五日之晨。海蘭更不可耐。語其夫曰。君今日可得餘暇。爲我一詢乎。彼偷竟不知吾心懸盼之切。而絕無半字之答。復若早知如此者。無寧取歸吾稿藏之。書案抽屜中耳。

貝勒梅曰。我當爲汝一探消息。夫人大樂力抱貝勒梅而吻之。又昵之曰。我不。能常與君相聚。一室共話家庭之樂趣。我知君良苦也。第我欲求我著作之成。功固不得不爾。爾想吾夫愛我者必當諒我。貝勒梅曰。汝潛心於著作。我何爲不諒汝。顧我有一言奉勸。吾愛妻者。則汝何必以文字自苦。在彼賣文度日者。固以筆墨作生涯。而吾妻則無須執此業。而後可也。夫人曰。噫。君言誤矣。人生

宇宙間奚分男女必當有所作爲而各就其性之所好以擇其業小說我之所嗜也故我遂握管爲之否則人生世間而一無所樹立不其虛生此世爲一無價值之生命耶

貝勒梅曰人生行樂耳我輩少年締姻極伉儷之樂寧得云一無價值乎夫人急辯曰非此之謂也君寧不知我意今日女子能力至薄疇不以得所天爲幸唱隨之樂固屬愜心之第一事然我尤望不事倚賴而以一己之能力博得大名於世界也貝勒梅曰我已審君之意當卽爲君一探消息歸時當必有以報命夫人曰必待汝歸後始知耶若是則不且令我焦急死我意以今日下午當以電話至君辦事處接談耳君能以晨間往詢者便佳矣貝勒梅曰吾愛此奚不可者我亦甚願將得好消息歸也夫人曰佳哉卽此足徵君之愛我也貝勒梅曰有妻而爲才貌兼全如卿者安得不以之傲人乎噫我且行矣遲恐火車

不。我。待。也。

貝勒梅本欲多貢諛言以媚其妻顧又深恐火車啟行之遠於時刻遂匆匆別夫人微笑目送之已而作吁歎聲夫海蘭有此良人亦當滿意顧若不慊於懷人謂婦人之心初無滿足之時茲言殆非無因也貝勒梅往訪派克力菲派克力菲卽出見客一若預知貝勒梅時光之寶貴故未敢稽延者乃語貝勒梅曰夫人大著我已審讀一過彼審定者之不敢錄取亦非無因此書出版於敝公司殊未能有所獲利爲敝公司營業計安得不爾爾我今尙有懇直之言告君則夫人之書卽勉力出版亦不能於文學之名譽上有所增益也

貝勒梅曰閨秀文學得此亦良不易矧其中亦非無一二動人處派克力菲曰是則各人眼光之不同匪可一概論也有時一無甚價值之著作不滿吾輩之意者而出版後乃大受讀者之歡迎亦有精心結撰著書人耗無數之心血腦

力。鄭重出版，卽自我輩觀之，亦預料必爲士林所稱誦。庶幾人手一編乎？孰知出版三數日，尙有問津者。過此則人且不一觸手矣。又奚從知其內容之佳妙哉？然而此爲變例，變例恆出於人之外。意外鑒定人當以常理爲斷。庶幾於心無愧。若夫人之稿，僅可以變例視之，或有希望。君既任印刷之費，則我輩之所損不巨，姑付印刷，以試之。脫果能不脛而走，則敝公司自當奉以酬潤也。

貝勒梅大喜而別歸告夫人。夫人聞其書不日將出版，則喜極殆將發狂瞑目。沈思恍惚見其大著作陳列於各書店之大玻璃窗中，封面爲大畫家作水彩之畫，而革脊金字輝煌奪目。其裝訂之美麗，令人手不忍釋。大書特書曰海蘭貝勒梅夫人之名著，閨秀之新文豪也。又似見有一券，上署曰每冊六先令。轉瞬又見購此書者，駢肩接踵而來。書店之戶限爲穿爭先恐後，咸欲一讀。夫人之大著，又似見購者歸而捧讀之，擊節歎賞，拍案稱奇。有廢寢而忘餐者，至悲。

涼處。則。嗚咽。至。歡樂處。則。大笑。且。人。人。加。以。評。論。曰。此佳書也。言言皆金玉也。又似見書肆之主人。奉其餘羨於己。并告前此之孟浪。以審定人之無目。幾致開罪夫人。而埋沒夫人之文名。自今以後。若得夫人惠賜大稿。則敝公司之榮也。

嗟夫。若令夫人果知其印刷費尙出自良人者。則此種種幻景。恐未必呈現於目前。而平添無量失望之色。然而遲之又久。而其書果出版矣。而已。發行市上。矣。而且入於讀者之掌握矣。而書中文句。一一入於讀者之目矣。貝勒梅中心机。陞闈中爲之徧登廣告。於各報章。又以大字之招貼。張諸壁間。盛譽此書之美。乃爲空前絕後。千古僅見之大著作。萃世界之優點。均集於是。書又送各大報社。請其紹介。於是鬨動一時。咸往購一冊。纔閱數葉。而人皆搖首皺眉。謂此實書。賈欺人之技耳。於是遂以詬詈之聲。來換夫人夢想中之歡喜。讚歎微論。

文學至淺與極深之人讀之皆索然無趣味。於是有人評論此書曰：書中人物木木無生趣，殆等於石造泥塑者。書中情節爲世界所不應有之事，而描摹均失其當。書中事實剽襲而無理緒，令人紛亂。莫知其旨，書中言語問答多不得體，欲矜其辯才之無礙，而斷斷不已，反足令人生厭。書中描寫種種人物，恆用一種筆法，語都雷同，態無異致，且往往施文藻於蠶野，被儈俗於雅麗，用違其當，無一而可。而其容貌衣服，則實類蠶人院中陳列物也。其事又似神話，非神話以是爲小說，則人人可以爲小說，而當世所謂文學家者，真一錢不值矣。寧堪令識者一哂乎？如是云云。此種評語屢見之於各報上，而讀此書者亦大怒，揮斥使去，以其徒耗精神，炫亂耳目也。貝勒梅此時雖欲匿其報紙，不令夫人見，而無如載有此種評語者不止一報也。夫人見之，安得不嗔顧？猶悻悻然自解曰：近世文家惡習，每一嶄然露頭角之新。

作家出則抨擊不遺餘力久之亦能入此社會矣古時恆有多少名家第一書出版往往失敗者同是此書而閱十餘寒暑忽焉風行一時者并有生前泯泯無聞及蓋棺而名始顯者亦非無其例也顧夫人雖善辯如律師而無如讀其書之人咸具同一之意見謂此書終無價值也

嗟夫諸君當知海蘭貝勒梅夫人者國色也其人更溫文而美秀於交際場中雅有稱譽自此書出人於其背後咸揄笑之每值酒闌茶罷或擊彈鬪葉時輒舉此書中事以爲笑談見海蘭至則噤而不聲夫人亦微覺之由是而貝勒梅夫人欲爲小說家之名幾於無人不知特非讚美之嘉名而爲揶揄之惡詞耳乃以是書故而交際社會之歡迎夫人迥不如前第一版所出書僅售去四分之一餘者均無人過問雖海蘭之親友讀其書者亦不敢貢諛作違心之論曾有一二人素傾倒貝勒梅夫人容華絕代品格高貴者而欲極力搜索書中意

旨。冀。或。得。一二。優。點。以。爲。之。解。嘲。顧。終。不。可。得。則。亦。愛。莫。能。助。耳。

夫人之叔者實業界中人也精悍而侃直嘗和聲語夫人曰海蘭吾姪汝曷爲而自苦若此汝亦知汝所著之書不能滿閱者之意乎凡事之不可企及者萬勿勉強試思彼輩以文學得名者夫豈苟焉已耳世界事業正自無窮惟賴各人之自擇脫令人人能爲小說家則凡百事業俱可拋撇而宇宙擾攘將成一小說之世界今人咸以是著作故而謗書滿篋試思無此著作汝非爲一美滿之人物乎然則爾何苦爲此汝本一倫敦絕世之姝復有兩雛而汝婿旣非寢人子尤篤於伉儷家計至豐裕無所恠而家庭之樂殆無有過於是者而爾乃自尋煩惱忽欲著書以餉社會是何故者詎尙欲賣文爲活耶

夫人曰我之爲此蓋欲博微名於世界耳曰稊子莫癡愍汝其聽阿叔忠告汝欲增進名譽則大可擇他途而趨胡乃以素不擅長之小說而取他人之譏彈

誹笑。卽如我者。年齢老矣。足跡徧地球。閱歷多交游。廣以我胸中所蘊者。吐之一頑石而已矣。故人當有以自量也。

嗣後人或爲廣告所蒙偶購夫人之書者。甫一過目。便爾棄去。或付之冷攤。舊肆亦徒爲書架。充物之物。夫人見之。深自悲痛。默念他人著作。我亦著作。顧何以他人之書。則經十數版。而讀者不勸。而我書乃不值人一顧。盼者何歟。繼又自悔。售稿恨不以僞名。庶幾可自掩其醜。惟以方脫稿時。自信力太深。以爲銷行之廣。可操左券也。

貝勒梅尤深憐惜其夫人。以爲夫人此次之失意。實自有世界以來。最痛心之事。而貝勒梅之中心。不寧貼。乃較夫人爲尤甚。百計思有以安慰其妻意。莫如盡購所出之書。而燬之。則藉此一炬。亦足以了此懊懺物。否則當令其妻之美。

目勿再與此可憎物相接觸。卽夫人之叔亦恆就夫人而再三勸諭，謂海蘭之愚誠不可及，奈何以冰清玉潔女兒之身供世人之唾罵？夫友朋之愛好者咸欲以此語夫人，第無一人敢啟齒。恐將使夫人有所不歡也。夫人之叔則甚愛夫人，并及其婿，與兩雛偶有小病，亦必來慰助，脫令貝勒梅或遇否，運者則深願扶助之。然貝勒梅自娶夫人後，初未遭此厄運也。

貝勒梅見夫人鬱鬱不樂，思有以媚夫人者，新購一汽車，學習駕駛之術，久之漸熟，遂挈其妻共乘往法國境。法國路政與英國殊，凡前行，尙右手，勿得沿左。貝勒梅雖知之，顧時時忘卻，當中途轉角時，貝勒梅又駛車沿左，車馳至迅，則與一摩托自由車相撞，乘自由車者仆於地，貝勒梅之汽車亦脫去一輪，車遂不能動矣。

此時夫人之芳心幾碎矣。及覩其夫之面，則血涔涔下不已，自審己手亦受微

傷。惟血痕不多。幸而細察其夫之面。受創不巨。遂急抱其夫之頸。荷荷不已。貝勒梅則舉目四顧。觀彼乘自由車者。曾否受創歟。夫人曰。君其能恕余耶。君之此創皆以余故。我向者妄想爲文學家。常令我夫耽憂。至今輒深悔之。貝勒梅曰。吾愛小創無妨也。語時。仍念乘自由車之人。不置蓋。恐有性命之憂也。急欲起往視之。

夫人拽之使勿動。且捺之坐。又抱而力親其頰。已復自歎曰。嗟夫。我向者何蠢。蠢也。且墮於文字之障。幾致不能自脫。乃不知世界之可貴者。豈僅在區區之小說文名。亦惟情愛之伉儷。實爲天壤間至寶。今而後。我知過矣。貝勒梅曰。夫人之言是也。人每健羨爲小說家。不知小說家亦有無窮苦趣耳。雖然。彼顛仆之人。如何者。時乘自由車者。已能起立。自拂拭其衣上之塵沙。喃喃然詈曰。爾不識姓名之一雙男女。危險幾死。一人猶不暇顧。反於此車仰人翻血痕狼藉。

之中而言情愛道小說可惡哉可惡哉狼狽趨道左而去。

禮物 天笑 豁漢合譯

白蘆者一年約五十餘之老處女也。言詞常含酸毒意似有稜圭能刺人之隱。痛居一小村中此村名我暫爲隱之。噫讀者諸君我果宣佈其村名則村人且大恨我卽我自叩寸衷抑亦大傷私德密司白蘆每年入款爲六百鎊中人之家有是亦大可安裕度日而密司白蘆則否。每日晨餐或啜茗後必悉數糖盅內之方糖塊似每日均有細帳傭役之忠謹與否白蘆咸能一一摘發之如燃犀懸鏡狡黠者無所遁其形也。

居恒不購乳酪惟以菓醬熟代之菓醬甘芳而值賤乳酪雖較美而價實昂故密司白蘆寧舍彼而取此每星期日又投一錢於撲滿中以爲慈善之舉白蘆雖如是博愛仁慈而曾無一人讚頌其美密司亦常詬世人之無良思并此一錢。

亦斬之。白蘆無情之長舌，絕不容人之過失，而人亦無敢犯其鋒。凡高潔之婦女，輒避之如蛇蝎，稍不稱意，彼之簧舌鼓矣。於是社交界有宴會之舉，輒不敢延之密司。白蘆之生涯，遂大孤寂。因其孤寂愈甚，而所蘊之恨毒愈深，常默念世界滔滔，良不足與我爲伍。必有一日者，天降大災，盡困世人於水深火熱中，始足以懲其罪。

白蘆家有侍女，此侍女之恨白蘆，一如白蘆之恨世人。一日爲十月中之某星，期二日白蘆較常日起早，未進早饅。侍女偶觸威嚴，白蘆雷霆大震，實則事本極瑣，爲常人所絕不介意者。且侍女新僱於主人，言語之音調殊不了了。白蘆遂醜罵之不已。侍女忿甚，退歸己室，抑鬱填胸，幾欲縱聲大哭。其廚役心憚主人之威，自計聖節送禮之前，願勿面其主，以自免於罪戾。惟蟄匿廚中，低聲作無腔雜亂之曲。

時與白蘆同居者猶有一人其名曰米兒狄白蘆之甥女也年十八天真爛漫未脫稚氣性強而體健方與白蘆對坐於食桌飢火中燒臘臍隱隱作雷鳴目灼灼注視桌間之火腿兩小片不瞬其姨氏白蘆方以熱水傾盃中與茶相和至於極淡其茶葉本爲最低廉之品今復和以多量之水其茶味亦幾希矣此時密司白蘆重理其昨夜未竟之言緒雄辯滔滔雖政黨之選舉演說運動時亦無以過所語之事則醜詆其鄰居也

其言曰密昔司思姆生之家購花極多佈滿屋中如暖花之室而竟不贈我以一彼固知吾無力購此者也又有密昔司勃來克林家有大菓園當此聖節佳期亦不寄我以葡萄一絡嗟夫凡此類人皆鄙嗇之動物耳吾甚願彼等得聞我是言嗟夫孺子勿多用芥辣醬耗費者乃一最可怖之罪惡也

言至此時侍女馬梨入目瘡赤未消氣尙嗚咽手持三巨裹白蘆自念阿誰以

此三裏予我必爲郵局之誤耳及讀其地址姓名始知無誤啟封時手顫如受電感封啟見一手繪之紙匣匣內則却古力糖餌也中有一簡乃密昔司斯各脫所書司各脫乃一醫生之妻也其言略謂他人以却古力見贈者頗多知密斯白蘆嗜甘物故以一匣奉呈尙希笑納云云又啟其他兩包則見一則來自密昔司思姆生一則來自密昔司勃來克林卽頃者密司白蘆所痛罵深恨之二人也

密昔司思姆生之匣中貯玉萼金心之菊花一巨束束製極精巧花香細而花色艷勃來克林之匣中則葡萄一大叢纍纍肥滿光澤可人此兩種禮物之中皆有一詞意懇摯之小簡其署名處書曰爾所摯愛之某某密司白蘆見此且喜且愕雖雅不欲其甥女察知己心而其意乃流露於外言曰來雖遲然聊勝於無已又欲尋摘其短自念此花必有凋萎之瓣却古力內或含有薑葡萄或

有破爛之一二顆果其有此則可執爲罪證顧乃全無之於是無可指摘意頗得。

是晨不復呶呶及其甥女拂拭客室陳列盞具之塵埃時乃誤碎一碟白蘆雪之至於十分鐘戛然而止若在平日非三四小時不息也至十一時郵局又來三函皆邀白蘆赴茶會者其詞曰如此良辰歲惟一次我獨居寂寞深願君來一解寂寥云云白蘆心中大樂而外貌則但作無事之容語其甥女曰若能常以和善處人則必能受他人之愛敬如我友朋亦可多得也至午又來四函此四函之人皆爲白蘆平日鮮與往還之婦女且幾如不識白蘆展讀數函時米兒狄則張目視其姨似深羨其交游之廣二人所贈者爲手帕一人贈以香露尙有一人所贈則一銀製之像片架架中有精絕之圖畫一米兒狄曰彼輩或因今日爲吾姨之生辰故以此相贈乎。

言時畏縮吞吐。白蘆舉首自其鋼邊之目鏡中視米兒。狄意良不悅。曰。稢子。非此故也。此種小禮物。乃常有之事。我惟交游廣。故友朋之贈。我以禮物者多。此事恆有之。非因我之生辰故爾也。若果因我之生辰而贈者。必不止此。蓋人之生辰一歲中。但有一次事絕重大。此箋箋者不足以表敬意也。實則去歲白蘆之生辰。除其甥女所贈之自製手衣外。惟得一祝頌之郵片。他物了無所有。且此郵片爲經他人用過。而以橡膠拭去字跡者。是日白蘆之樂。有非言詞可以盡述者。下午其甥女嘗作不慎之事。白蘆但以溫言諭之。使以後勿爾。又曰。無論若何。吾等同爲人類。不能詈人之短。午餐時。又勸米兒。狄多進蘋果之餅一片。

茶時。馬梨持二函入白蘆。乃忘却一計。盃內之糖塊二函者。一函內貯支票。白蘆存儲銀行中之利息也。尙有一函。則來自其友邀彼於下星期日共飯白蘆。

卽作絕不介意狀以函示米兒狄。又命馬梨自取果餌數事以勞之。五時半有童子來自格蘭治乃阿勒斯冬夫人所遣寄問安之語者也。提一筐滿貯鮮熟紅桃白蘆。命童子少待口授米兒狄使作覆書道謝。意米兒狄遺一字母白蘆。乃申申詈其不慎謂如此塗改以予吾好友毋乃不敬。白蘆雖如是言顧乃不命米兒狄更一紙此或因恐童子不耐久待或恐米兒狄過勞乎抑恐易此一箋則所費甚鉅乎。

米兒狄畢所書白蘆封之授童子囑以數語又賜以梅餅一片大可方寸。童子感謝而去。是夜甥姨二大方對奕於燈下。米兒狄所負甚多。正進退無措之際而牧師法駕忽臨。牧師年可六十許儀態端莊一道行高深之長者也。密司白蘆見有客來談鋒大肆且謂脫使其與牧師易地而處則所爲之事當勝於牧師。牧師微笑聆之殊不以爲意。米兒狄則獨伏室隅治絨線手工白蘆詞源少。

竭。牧師進曰密司白蘆此星期日胡爲不莅禮拜堂密司前此固常至禮拜堂者此次竟停芳躅僕深恐或有開罪於密司也密司白蘆答謂星期日微覺喉痛故未敢外出此乃因其仁慈之故恐傳染及於他人又謂深願上星期牧師之說法乃續上次之題上次之題乃白蘆最後所聞之說法也。

牧師曰誠然聖教之寓言訓語用意甚廣理至精深上星期宣講者乃言世人品行道德之事聞者多爲之動容白蘆曰凡耶穌之言恆別具深理至能動人之心吾憶經中有言曰若爾有不喜之人或爾所厭惡之人可急贈以禮物則爾與彼之心均覺安適……言至此忽馬梨叩門入捧一盆承一小包曰密司禮物復至矣米兒狄曰贈阿姨以禮物者何多也密司白蘆面大赤兩目如燃火攫取小包力擲爐火中掩面入室內去。

黑帷 天笑 毅漢合譯

天笑短篇小說上冊 黑帷

賴士維者一謹慎自好之少年也。每星期所入之款亦頗不豐。今忽有千鎊之鉅款入其囊中。不禁喜躍欲狂。蓋此千鎊之款乃遺自一遠親。此人賴士維與之別久矣。且杳無音信。亦幾幾乎忘其名矣。賴士維得此消息時方晨餐熟思數小時方憶此人確爲己之親族。腹中若已充塞種種喜樂之念。又似此千鎊者幻爲食物。納諸胃腸更不能進以他物矣。

食未畢。卽匆匆雇街車至銀行中謁其經理人。談少頃。卽去出銀行門時。則衣囊中掀起一物。蓋卽銀行之支票簿也。歸時略購數物。晚卽膳於一巨酒肆。衣履一新。皆爲日間所購得者。喜氣溢於眉宇也。侍其側者爲肆中侍者之領袖。其謹恪之狀。雖對於南面王。無以異。不覺引觴狂吸。爲生平至痛快之一飲饌也。餐已。已酩酊不能步履。肆中人左右扶掖之。登一馬車。中賴士維告御者。以己之地址。顧語言模糊。聞者殊不了了。御者遂驅馬向反對之方面馳去。賴士。

維沈醉中亦不能辨取資予御者亦弗計其多少御者大樂卽扶賴士維至於屋中

夜半宵深賴士維乃酒醒雖回復知覺而酒力至巨尙昏濶未能明晰也迴顧已身則在一華麗之室中中設一輞榻上鋪以虎皮賴士維兩足擋於虎頭之上惟深自疑惑則躊躇室中左右探視室之一面懸黑帷飾以金賴士維意謂此必一出路悄然瑟縮揭之則駭然如逢鬼魅蓋帷後非門乃一深入如小龕然者而壁際倚一人挺直垂首無生人氣衣服襯衣上則斑斑作血點也其人蓋已死矣

賴士維驚極而號釋手中帷下垂如故仍歸坐輞榻上驚顫不已腦筋疲弱益以未減之酒力乃昏昏復入於睡鄉其頭上電燈光明如故移時賴士維微振其軀張目四顧起坐沈思以左手摩擦其麻木之右臂覺脣乾喉燥奇渴至

不可耐。斗見。桌上。有。巨。酒。瓶。其。中。滿。貯。白。蘭。地。且。瓶。口。有。吸。管。賴。士。維。見。之。大。樂。強。支。起。立。徜。徉。而。前。行。未。及。半。目。光。又。注。於。黑。帷。上。則。大。懼。竚。立。觀。之。復。迴。首。環。視。以。手。掠。額。際。之。亂。髮。不。覺。又。倒。坐。榻。上。沈。思。此。何。地。耶。我。曷。爲。而。至。此。苦。思。不。得。其。故。又。舉。首。見。酒。瓶。乃。喃。喃。自。語。曰。瓶。中。物。當。可。醒。余。腦。壯。余。氣。遂。强。起。至。桌。前。力。避。其。目。不。視。黑。帷。以。瓶。酒。注。杯。中。可。半。杯。復。加。以。蘇。打。一。吸。盡。之。返。輭。榻。處。靜。坐。覺。神。氣。稍。清。目。力。亦。較。健。雖。能。自。支。厲。顧。仍。莫。明。其。何。由。至。此。神。耶。鬼。耶。夢。耶。幻。耶。又。思。今。日。似。從。銀。行。中。取。得。千。鎊。巨。款。雖。然。果。爲。今。日。耶。此。際。火。爐。架。上。之。時。鐘。其。針。已。指。夜。半。然。則。竟。過。一。日。耶。賴。士。維。癡。坐。其。間。思。想。擾。亂。而。仍。時。時。以。目。斜。睨。室。隅。之。黑。帷。狀。至。恐。怖。則。以。手。指。力。摔。虎。皮。之。厚。毛。以。自。消。遣。且。曰。我。必。出。此。我。必。出。此。

賴。士。維。固。見。黑。帷。之。旁。有。門。顧。乃。不。敢。正。視。之。回。首。見。火。爐。側。別。有。一。扉。想。可。

由此逸矣。遂鼓勇直前。并其手衣及冠而亦忘之於地上。行經火爐架前。而架上之鐘適鳴一下。賴士維佇足迴顧。曰：美哉鐘乎！鐘蓋一美女形。兩手舉錘擊。鐘爲態絕媚。鐘後爲一鏡。賴士維自覩其容。自揣殆爲世界末日之人。卽亦不復更視。仍向門際行。且喃喃自語曰：我必去此方。伸手欲按門紐。而摸索良久。虛無所得。噫異矣。然視之。則固明明一門。鉗握之。乃無所得。我真在夢境乎？不然。何有此奇妙不可思議之事乎？

嗚呼。賴士維今日以醉眼模糊。不審此漆塗之門鉗。望之固類一實體物而不可以手握者也。乃回身復至室之中。心而白蘭地酒瓶。又觸眼簾。仍引觴而飲。更酩酊。不能成步。武然膽氣。龐壯似一無所懼。甫轉身。視線又射於黑帷。自慰曰：良佳其意。蓋尙未深信帷後之果有死人。以爲此是幻景。我當明辨之。遂直前揭帷。不禁又大駭。卻步蓋賴士維所見者。實非幻景。赫然一死屍垂首及胸。

雙目又半闔而不閉。睛光外射，灼灼似視己者。然賴士維見此，兩足似縛鉛已不能更從其心之命令而借此白蘭地激發。血脈之勇氣則漸冷如冰矣。

賴士維漸釋其握帷之手。此可怖之慘景，又下幕以指置脣次，蹙額苦思。強移其足向漆塗門鈕之扉前，更伸其手拊之，仍無所得。大懼而顫，以爲此必鬼物。否則夢幻耳。遂跼於地，以首近門，仰首睨視，確無門鈕凸出之形，則頗疑入於迷惘之境。乃蛇行匍匐至軟榻前，止而微憇，則黑帷旁之門，儼然在焉。意此門必易啟，既進退無路，當一試之。遂輕步至黑帷前，一躍撲此門，門果啟，心大慰。則所入之室，乃一寢室也。燈光昏闔，如入墟墓。既入室，門遂反闔，頃在彼室燈明如晝。今驟入此室，則愈覺昏黑，不能覩一物。

約數分鐘後，始微步以行。覺足下有地毯，柔軟而厚，乃靜立不動，以待徐徐回復。其目光始見室中懸一燈，障以深色之罩，距己立處爲至遠。始覺爲一闔人。

臥室。自覺孟浪手足舉無所措其前如一梳裝小桌。桌上銀器數事。難以曾經磨琢之玻璃瓶亦數事。又回首以觀不禁大驚。則見錦衾繡榻之間。方睡一美麗之婦人。棠夢正酣也。急返身欲出。探索門鈕。又不可得。門固有彈簧能自局者。既無門鈕。勢不得出。懼極無所措。則倒坐椅中。莫能自主。細思凡英國人之門。無一不有門鈕者。獨此間之門。望之若有即之若無寧非大怪事乎。

然而卽有門鈕而賴士維亦弗敢再蒞頃者可怖之室。此際賴士維之腦中。思潮起落。爲意若癟。斗聞微吁之聲。起自身後。急回首。視之。又屈一足蹲地上。防爲人見。則見榻上美人。嬌軀已轉側。面向賴士維。第星眸尙堅闔。如故。賴士維略加平視。則逾覺其美。藐藐黃金之髮。散披於枕上。玉腕一支。斜落於衾外。櫻唇微翕。似欲有言。且呼吸之聲。尙從容而匀稱。賴士維對此美人。心緒乃如亂絲。自審處境滋危。此間乃一美婦人臥室也。而我與此美人。未謀一面。無端闖。

入人家閨闥無禮之誚所不能免顧欲出不得而欲留不能矧鄰室之帷後尙有一被殺之人在脫室中人一時警覺則受嫌疑者舍我其誰乎。

當此之時縱膽力至鉅之人處此亦將惴惴自危於是微舒氣息探首四顧冀得藏身之所已而見梳裝桌之後亦有重帷深垂黑影模糊賴士維大震以驚弓之鳥一似草木皆兵也微行而前時榻上美人縱聲微喟賴士維急止步熟視美人見其徐舒玉腕以纖指掐繡枕已又釋之此際賴士維覺所觸受之萬象皆奇幻而不可思議心口相問殊無以自答也已而見榻上人寂然不動遂更向梳裝桌前進一武爲狀如鼠子攫食額間且汗珠點點下矣力握兩拳指甲透掌可三分日間所購之上品皮靴往來於厚地衣上輕趨無聲。

賴士維行至桌畔見桌上有日本製粉盒一盒旁又有蓬鬆而巨之粉撲一斯時賴士維在昏醉中一舉一動若無所自主但覺既離去死人之室而來傍美。

人榻畔。非特無所畏。且覺有異想也。於是偶取粉撲拍之。其粉即四散空中。香氣刺激鼻觀。念今日奇遇乃來此素不相識之美人妝閣。果何爲耶。正猶夷間而榻上作微呻聲。賴士維回顧之。見此美人已起坐枕上。力變其惺忪之睡眼。以觀賴士維。而驚懼之色溢於眉宇。

賴士維急向之行鞠躬禮。笑容可掬。方欲覓一適當之言。以爲發端之語。而苦於宿醒未清。百覓竟不得一詞。但見其脣翕張。作不成語言之奇聲。自覺不倫。則又頻頻鞠躬。以自謝。美人曰。若來此。何爲者。美人之音吐。賴士維早辨其爲他國人。倉卒中仍不能措詞以答。惟作溫馴之狀態。伸其兩手。似示人以己手。與人無異。亦一掌具五指者。婦仍凝視賴士維。漸俯身至榻前。伸手捩一機關。兩燈齊明。其光耀直注人目。而賴士維乃不敢舉首者少頃。少選婦遂一躍下榻。身猶白衣白羅之睡衣也。至室之一隅。取電話之鈴。力振之。

賴士維。茫然。視之。則見婦。取聽筒。言語甚疾。竟不能辨。賴士維。頗疑之。起立。至美人前。美人急倚身於壁。賴士維問曰。君將何爲者。美人曰。無他。我以電話招警察來此。賴士維就其最近之處而坐。而不知所坐。卽美人之榻。美人行近其前。曰。汝來此何爲者。美人言。時爲狀似無恐。賴士維舉目視婦。婦則微聳玉肩。旋姗姗步至梳裝檯側。自語曰。噫。吾夫。何尙未歸也。語時對鏡理鬟。狀頗泰然。賴士維側其首。問曰。汝以電話致警察署乎。婦曰。是。汝以夤夜入人家。得無盜乎。

賴士維忿然曰。奈何誣人以盜。婦迴首視賴士維。似覺賴士維之爲人。至可親暱者。則曰。汝究竟何能入此間。請速告我。若警察未來。而我夫先歸者。渠見爾必披爾頰。至於無算也。賴士維又大懼。力摔牀褥。仰首問曰。汝夫在何許。婦曰。此際當已歸。或在鄰室。言已。卽取粉撲施粉於頸際。賴士維又問曰。鄰室乎。卽

舉其震顫之手以指室門。婦領首曰是也。賴士維頓覺有所觸大駭。曰然則汝夫已歸矣。歸日信乎我將往告渠也。言已急向門際行。賴士維急起止之。期期曰君暫勿往。婦曰汝何爲尼吾行乎。賴士維緊握婦腕曰且勿汝夫所衣者是夜衣否。婦領之。賴士維縱聲將呼。顧喉啞而聲不揚。曰渠果已歸乎。渠果已歸乎。

爾時美人之玉腕爲賴士維所握。則力撼其身。曰若勿無禮。且釋吾手。賴士維狀至恐慌。又曰渠果已歸乎。渠果已歸乎。婦則低聲曰。釋我。釋我。顧雖作是言。實未嘗用力以自脫。第呼曰請君速釋我。汝殆欲施強暴於我耶。面露驚懼之色。若甚畏賴士維者。賴士維高聲曰。否否。我非不知禮法之人。第鄰室果爲汝夫乎。婦又顫聲呼曰天乎。君勿害我。言已屈膝於地。伸兩手狀似乞憐者。賴士維曰噫。若乃未明吾意。婦又呼曰天乎。語未畢而門外足音雜遝。繼以叩門聲。

門似在榻旁。婦卽一躍至門際。大呼曰。警察來矣。

門啟。一偉男子入。衣藍色警官服。目炯炯四望。室中婦曰。幸君輩速來。否則渠將加害於吾矣。警官既入。後隨一身材矮小者。衣爲警局中檢察員之服式。問曰。夫人有意外事乎。婦曰。然。此人我疑爲盜。蓋我自夢中醒時見此。方檢取我之銀器也。警官出一巨冊。檢察員則稍移其冠。問曰。夫人何姓。有夫乎。婦曰。有之。我姓蘭。令天乎。吾夫果何在乎。賴士維熟視此婦。心竊憫之。且意緒繁亂。不知如何而可。警官已至其旁。曰。今且詢若。若來此奚爲者。賴士維引身起立。極力自振。以表示其尊重之儀表。警官遽落一巨掌於其肩際。曰。子當從我去。檢察員曰。稍待。我儕當先。一搜索夫人以爲何如者。婦曰。任君輩所爲可耳。言已。取紅白相雜之茶衣披之。至賴士維所不能握其門鈕處。一經輕推。門卽洞闢。如虛數人。乃同入黑帷之室矣。

碩偉之警官推賴士維使行按之坐一椅上。檢察員檢賴士維所遺於地上之冠及手衣。詢曰夫人是爲蘭令先生之物乎。曰否。檢察員又向賴士維曰是爾之物矣。賴士維領之。警官復出其巨冊筆之於上。檢察官曰此室曾失物未。蘭令夫人環顧一周大呼曰此間有金製煙盒我固置此桌上者今已不翼而飛矣。檢察員微領其首向警官作手勢。警官曳賴士維於地探其囊已而怒叱曰咄在是矣果賊也。遂自賴士維右袴袋中取一金煙盒出弄之手中似不勝愛好者賴士維狂呼曰噫誑也汝輩何人敢栽贓乎。警官大怒則以三指揪賴士維胸前之衣提之起如舉一小狸奴擲之椅上曰請安坐有此確鑿之憑證無庸更饒爾舌也。又取巨冊出以鉛筆置口內沾唾沫者久之卽書數語於其上。檢察員問曰尙有他物乎。

蘭令夫人乃行爐簷前移時曰有之尙有一銀製之承灰盆此盆向置爐簷上。

今亦歸烏有矣。警官又搜索賴士維，身畔得之於左袴囊，則仍展其巨冊，且書且言曰：承灰盆銀製蘭令夫人曰：然卽此耳。賴士維呆坐椅上，一任若輩所爲。身如處雲霧中，較之頃間醉時爲狀益模糊。乃曰：噫！是皆誑語也。警官向檢察員曰：此人得無醉未？檢察員曰：想當然耳。賴士維曰：否！我未醉也。檢察員曰：醉否？一聽諸君，但請足下至敝處作三月苦工可耳。蘭令夫人作憐憫狀曰：得勿大苦渠？想渠作此非不得已事也。賴士維急轉其目光，視夫人似有無窮感激之意。夫人又曰：渠年事尙少，倘吾夫在者……語至此，戛然而止。檢察官至此乃力撼賴士維曰：若知蘭令先生今何在乎？

賴士維面色忽露狡猾之狀，兩目自夫人處轉而至檢察員之面，更由檢察員面移而至黑帷。顫聲曰：汝曹其寂靜無譁。檢察員曰：何爲也？當蘭令先生入此室時，汝已非先在乎？言至此，又頻聳其肩。蘭令夫人急前奔力握檢察員之臂。

曰。噫。然則吾夫何在耶。檢察員向警官曰。趣一搜此室。蘭令夫人震顫曰。吾夫將若何耶。吾夫將若何耶。檢察員曰。夫人其隨我來消息或不至甚惡也。時則警官屈膝向輞榻下窺探賴士維低語曰。否不在此。蘭令夫人急吸氣問曰。不在此乎。然則在何許。

時警官行近黑帷前。賴士維跂其足起立大呼曰。在此處矣。警官揭帷衆皆整頓全神向帷內睇視無何。蘭令夫人狂呼一聲暈於地上。檢察員力伸其腰斗易爲嚴厲之容。力囁其脣言曰。殺人犯也。警官釋其手。帷復下垂。檢察員作短而簡之語曰。楷之警官如言。自其衣囊中出手拷背。賴士維雙手而楷之。檢察員曰。是謀殺重案也。賴士維迴首視其背縛之手狀頗驚訝。聞檢察語則亦附和之。曰。果謀殺重案也。檢察員急舉蘭令夫人之軀置諸輞榻上。以白蘭地酒潤其絳脣已而蘭令夫人微啟雙眸。回復其知覺。則玉肩輕聳。悲泣不止。呼曰。

嗟夫吾夫乎檢察員曰夫人勿悲且至公庭報案兇手已嚴守在此勿慮也
賴士維聞言始自知其被捕之故不禁勃然變色頓足高呼曰誰爲兇手者汝
曹得無以我爲殺人者乎警官期期曰然也君眞乃明人賴士維面色乃大異
厥狀甚於死人則曰我請於上帝之前誓之我實未作此事警官曰汝之作此
與否我不能知吾等今知汝爲殺害蘭令先生之嫌疑犯汝之所言宜於公庭
言之賴士維曰我確可立誓是時賴士維似宿醒已解腦海爲之一清自覺確
未有殺人之行爲也言時音吐亦極清晰乃誓曰上帝臨之此實冤事我當設
誓也我實自信爲無辜者

是時蘭令夫人突然起伸手指賴士維曰爾必殺吾夫佐治蘭令者賴士維縱
步欲向黑帷處一觀究竟而警官曳之返復令之入椅中賴士維強笑曰否否
我並未殺人諸君乃爲此惡戲耳檢察員冷笑曰殺人巨案而亦可戲乎且汝

有種種憑證也。語時伸手以指賴士維之袖。賴士維自顧其袖一時亦噤不能聲。則見袖間點點作紫紅色。乃自詫曰。血血。天乎。我何爲而有是耶。警官曰。至此汝尙何言。蘭令夫人細語曰。盍予彼以白蘭地少許。警官如命。以吸管置賴士維口中。賴士維吸之已乃舉首向蘭令夫人曰。夫人信我爲殺人者乎。夫人不答。迴其首。檢察員雙目炯炯視賴士維。賴士維曰。我今晨有進款千鎊。我又奚事作賊者。我實自誓未殺人。檢察員曰。殺人與否可無庸在此。饒舌請暫至牢獄度今宵。明日再向長官抗辯也。

賴士維呼曰。天乎。我實不能爲此。若一入監獄之門。則我之親友將謂我何。警官曰。是實君之自取。他人何能爲力。語時其聲浪中似含有憐憫之意。賴士維覺之急曰。諸君聽之。我實未殺人。若君等能釋我。去者我將以金錢爲君等壽。且我亦決計不漏洩此事也。檢察員曰。君意何指。時則蘭令夫人已詣別室。賴

士維低聲曰我將繕一支票與君檢察員以其公事面目莊容曰汝之支票簿在此乎曰在我衣囊中檢察員又以目向警官示意警官卽去其手拷賴士維曰我書此支票與君輩不知果能釋我歸乎檢察員曰特不審汝以幾何爲我等酬賴士維遲疑者久之乃曰千鎊何如檢察員頷首曰可且試爲之我有自來墨水筆在此汝趣書之

賴士維躊躇半晌曰我此款將貽誰也檢察員曰但書予蘭令夫人可耳汝殺其夫義當撫恤賴士維曰我何曾殺其夫檢察員曰今勿言此但如我言書之當無誤賴士維書訖與之檢察員遂偕之出至門外覺空氣一新一馬車候於門次檢察員卽挽之上車而車乃飛馳以去賴士維固未曾以地址告御者而半小時後車已當門而止下車視之則己之寓所也乃付車值而入至臥室則輾轉不成眠已而啞然笑曰如我者眞以千金買一醉者也苟不飲者何致有

此事耶。

賴士維既出此屋。檢察員與警官及蘭令夫人咸大笑不可止。警官等急卸去其制服就櫈取白蘭地兩瓶。笑談之聲喧達戶外。檢察官手一杯酒行至黑帷前揭帷至死人許曰我飲此爲蘭令先生壽言已一吸而盡。舉足踴死人死人仆地上腰際之木屑乃滲滲流出蓋此蘭令先生者以木屑作骨布作膚者也。三人益復大笑不止。

越兩日賴士維往探其處。一詢蘭令先生之近狀。至則闐其無人。詢之鄰右。則曰有兩男一女曾賃此屋。已於前日之早晨忽移家去矣。賴士維嗒然而歸。

天笑短篇小說上冊終

天笑短篇小說上冊 黑帷

一四〇

最新新小說出版

(全書十二冊)

是書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福爾摩斯偵探案四十四種。其中半爲我國所未譯。卽日本亦未譯有全璧。

摩福爾斯偵探案全集

書中所談學理。均的切合用。絕非徒恃幻想荒渺無稽者可比。全書分十二冊。千六百餘面。計五十萬言。誠偵探書中空前未有之巨著。

(定價洋四元)

備均·育教·會社·探偵·情言·史歷凡

全二冊六角	競	花	夢	山	情	廬	歸	拿	破	嵩	之	情
全一冊五角								全一冊四角半				
全二冊七角								全二冊七角				
全二冊七角								全二冊六角				
全一冊六角								全一冊六角				
全一冊三角半								全一冊三角半				
全一冊三角半								全一冊三角半				
全一冊五角								全一冊五角				

